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568995 8

文化出版社

吳昊著

江香騎呢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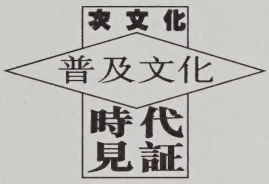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

吳昊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系教授，一直是個電視工作者，平生最喜愛是電影，但又愛收藏舊文化遺物及研究香港史料。

著作有：《俗文化語言》（I）（II）、《香港老花鏡》、《香港電影民俗學》、《都會摩登》、《香港電影類型論》、《亂世電影研究》、《香港風月史》、《老香港歲月留情》、《老香港爐峰述異》、《老香港太平山下》、《老香港天堂春夢》、《老香港人海微瀾》、《香港電視史話》（I）、《孤城記》等。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衣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5689958

次文化普及文化叢書

普及文化系列之二〇八

香江騎呢錄

吳昊⊙著

次文化堂出版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㉘

香江騎呢錄

作　　者：吳　昊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寧采臣
編　　輯：李子翹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 － 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09 年 7 月初版
書　　號：SCB510
I S B N：978-962-992-223-8
定　　價：HK$60

© **二〇〇九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騎呢代序

彭志銘

「騎呢」一詞，乃廣東俗語，原意「貌醜」，據粵方言專家孔仲南先生，於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廣東俗語考》說，「騎呢」正字是「騎籬」，本指鄉間蟄伏牆邊籬笆頂處的蛤蚧，全名「騎籬蚧」，因「蚧」，讀「拐」，與「怪」近音，所以，廣東人稱這類蟈蛙做「騎籬怪」。

蛤蚧，肚脹身細，腰長腳曲，背頂斑黑，嘴闊眼凸，樣貌奇醜，加上，愛蹲騎在籬欄上，形態滑稽古怪，遂引伸為「舉止奇特的人」，謂之「騎籬怪」！

「騎呢」，是「騎籬」之俗寫，現今新解作「古靈精怪」、「乖悖常規」、「意想不到」的荒謬行徑或事物，例如：吳昊老師自己本好書，有序不寫，偏要我代筆，便是「騎呢過騎呢」之典型鐵證！

吳昊老師本身就是個「騎呢怪」，好端端，有正事不幹，偏偏花掉畢生精力去蒐集那些被人鄙視、不起眼、無聊、低俗之香港另類文化，還要認真的紀錄、疏爬、分析和研究，將人們遺棄的文化價值，從垃圾堆檢回來，保存、整理、書寫，再呈現人們眼前，超喪傻！

《香江騎呢錄》這書，也十分騎呢，書內記載的香

港「新聞」，看似荒誕錯亂，查實，又確是如假包換的「新聞」，令人意想不到，騎呢極至！

最駭人的，居然這等騎呢奇聞，竟真的曾在此發生過，但，正史卻從沒紀錄！

四平八穩，考究嚴明的官方史料，是正路的必需品，而坊間流言軼冊，道聽途說，亦甚趣味盎然，尤其貨真價實的掌故傳聞、野史典源，也該留下活口，纂集外編，供人參考，或作消閒吹水之用，才是多元化社會的成功之路！

世間，沒有吳昊這類騎呢俗文化人，人類便少了很多樂趣；香港，沒有吳昊老師，真正的本土歷史，就會缺了一頁，不能完整！

再者，世間，沒有《香江騎呢錄》這類書，歷史文化研究便會很枯燥苦悶；香港，沒有《香江騎呢錄》這書，那是本地書業的羞愧悲歌！

若騎呢的次文化堂不出版《香江騎呢錄》，我肯定是抱憾終生！

本篇頹爆的擦鞋代序，夠「騎呢」吧！吳昊老師！

目　錄

騎呢代序（彭志銘）

香港騎呢見聞 **3**

瘋狂夏利與飛行馬戲團 5

染血的保釣 13

艇妹阿群帶路佔領香港 26

百名歹徒械劫香港銀號 32

酷刑「九尾貓」 39

香港五四運動秘史 45

最是傷心吊頸嶺 60

香港裸運奇人連伯氏 71

香港騎呢犯案事件 **83**

擄劫油麻地小輪 85

海青幫炸彈驚魂 88

毒玫瑰台灣落網 90

牙痛逃獄奇案 92

挖隧道盜銀庫 94

美國領使當街強搶犯人 96

開埠首個女死囚 99
叫聲「鬼婆」判坐監 101
首名貪污入獄警員 103
香港性奇譚 105
香港酒樓女招待之始 107
「港女有三義」妙論 110
女媧煉石補情天 113
整容術士王帝人 117
香港之魔窟 121
馬光喜男扮女裝嫁老公 124
男扮女裝許夢影 128
香港最美女郎 132
香港美女九大條件 134
香港第一 139
香港首位女大律師 141
第一位女民政主任 143
香港第一個女牧師 145
香港第一位女保鏢 147
海底行路之人 149
香港影迷特使任淑姿 151
香港第一間跳舞學院 153
香港第一個話劇社 155
話劇出名人 157

香港第一百萬個嬰兒 159
加咸街第一個菜販阿英 161
首位考得「教車牌」師傅 163
「艇娘安妮」傳奇 165
香港瑪麗黃的傳奇 168
香港艇妹揚威英倫 171
「三毫三」的艱苦奮鬥 173
酒店門僮去美國拍片 175
橫瀾燈塔生死戀 177
鄺苟記替總督補鞋 179
梁硯田首創機器洗衣機 181
搭棚設帳授徒何師父 183
墳場世家 185
不祥的椅子 187
做壽出醜記 189
發皇帝夢富商失財 191
遲來的明信片 193
袁號潛艇 195
報紙飄浮七千浬 197

香江騎呢錄

香港騎呢見聞

瘋狂夏利與飛行馬戲團

「空中馬戲團到港表演！」

一九二五年，當香港啟德機場在設立階段時只是一片荒地，廿四歲的美國人夏利．雅普特帶同他的雙翼飛機從廣州來港，策劃一次空中馬戲團表演，此乃香港航空史上的壯舉也。

在飛機發明初階，這東西被視為雜技玩意多於交通工具，因為當時的雙翼飛機只能載二人，飛得不高，也飛得不遠，又不易起飛，更難於降落，簡直得啖笑，冇乜作為也。

所以，其時一些跑碼頭的雜技家就利用來作高空表演，例如站在飛機翼上做着危險動作，務求下面觀眾看得心驚膽跳，繼而喝彩，此之謂FLYING CRICUS（「飛行馬戲團」），曾經跌死了不少這類人呢。

好了，我們的夏利．雅普特（HARRY ABBOTT）登場，他的父親是馬戲團的雜技人，夏利亦自小訓練得一身好本領，在一九一七年他開始學習駕駛飛機，更挑

飛行馬戲團在空中作花式表演。

戰難度，爬出機外作種種驚險表演，時人給他「瘋狂夏利」的綽號。

醉心飛行馬戲團的瘋狂夏利不但駕飛機表演雜技，還開創高空跳傘紀錄——在二千五百三十公尺跳下，當時這是最高的一次跳傘，屬前無古人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夏利在哥倫比亞的聖何塞表演空中雜技完畢，突然有三名中國人找他，問他是否有意東渡發展：「中國正需要發展航空事業，還要訓練飛機師！」

原來其中一人是孫中山先生的親信，正準備招兵買馬回國，他們看中夏利，提議給他月薪一千五百美元

（以黃金支付），簽合約兩年。如此厚利，夏利馬上答應，便被帶到薩克拉門托河附近一個唐人小鎮，該地住着的華人大部份都是孫中山的同鄉，夏利就在這裏訓練一群美籍華人駕駛飛機。

一九二三年，夏利帶同他的華人徒弟回到廣州接受新任務，原來當時孫中山正開始興建中國第一所飛機廠……

當時還有兩個外國人受聘製造飛機，而夏利則負責試驗機器功能。未幾，夏利的兒子丹尼爾出生，孫中山替他改了個中文名：「就叫做大山吧！」

夏利亦製造降落傘，訓練本地航空人員。其時中國軍閥割據，第二次革命（北伐）開始，飛機加入戰爭之中。夏利就變成了僱傭兵，參加與自己無關的戰鬥。他駕駛着飛機，掠過敵人上空，然後拿起炸彈，掟向地面，殺傷敵人，雖然相當原始，但仍顯威力。一九二三年，夏利空戰連場，威風八面，晉升為空軍上校，直至一次中彈受傷，才退出戰爭，然後南來香港發展……

「還是做回老本行吧！」他計劃着：「繼續我的飛行馬戲表演好了！」

他開始找尋飛機。

夏利在香港某貨倉找到一架破舊的飛機，他用二千美元將之買了下來，朋友們都認為他太瘋狂了，不相信這飛機還有可能飛得起來呢！

但夏利花了幾個星期埋首修理，竟令飛機起死回生，果然厲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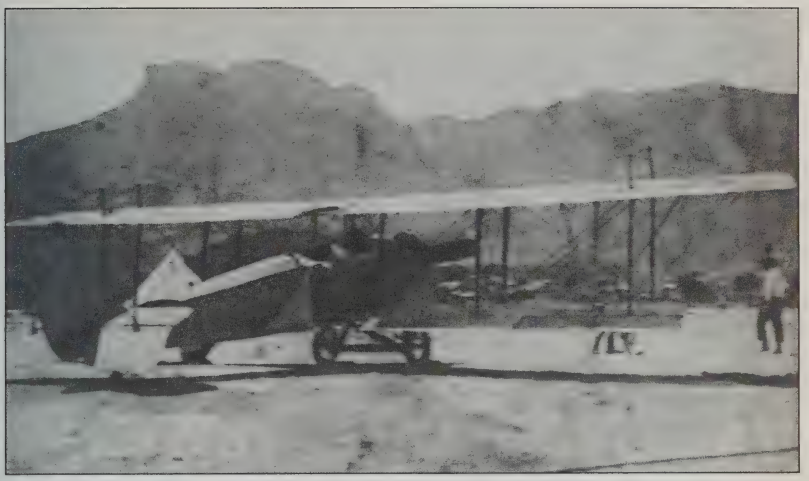
跟着他就駕駛飛機一飛衝天，在香港上空大撒宣傳招紙，「全港首創飛行馬戲團，驚險刺激。」

不過，香港市民並不睇好，到來看表演者也非預期的人山人海……

當飛機升上空中，啟德機場已有一批市民聚合看熱鬧了。夏利爬出機師座，站在機翼上表演危險動作，贏得下面喝采聲幾響。豈料引擎發生故障，飛機唯有作緊急下降，在跑道滑行時竟收勢不住，撞向跑道旁的汽車，結果兩敗俱傷，飛行馬戲團一敗塗地，而夏利亦黯然神傷，但他永不退讓……

夏利的飛行馬戲團表演失敗，痛定思痛，認為香港人保守，還是搞些實用點生意吧。

「舉辦全香港第一所航空學校！」他在想，不如搞間航空學校，訓練飛機師，「還可以全港首創空郵服務，運送郵件來往上海香港，一定有生意的。」



雙翼飛機在港出現，引為奇觀。

夏利（左二）與妻子和學生合照。

於是，夏利親自去菲律賓搜購飛機，然後租用啟德機場土地建立「雅普特航空學校」。計劃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廿四日開業，時為舊曆新年。為了把開幕禮搞得有聲有色，那日他特別安排空中飛行表演。

首先，空中燒爆竹，夏利親自駕着飛機，拖着長長的爆竹一飛衝天，豈料跑道上滿佈泥濘，爆竹沾濕，無法燒得着，唉！中國人最忌新年爆仗燃燒唔着，認為「大吉利是」，乃係凶兆。

不過，夏利唔信邪，跟着表演跳降傘，由機器員列加爬出機翼，但他顯得有點遲疑，擾攘了一分鐘才蹤身跳下……

結果人就隨風飄去九龍灣，直墮海面，再沒有浮起來。

那天水流很急，拯救隊找不到列加，直到幾天後屍體才浮出海面，原來是給降傘的繩網緊纏以致不能自救。

悲劇發生之後，夏利很難過，而且受到各方面指責，因為當日的表演他並未向政府申請，妄自進行，結果搞出人命，很難交代。

唉！真的心灰意冷了，那一架飛機，本來負責空運

郵件行走上海香港兩地，卻一直沒有起飛，只棄置在啟德機場的貨倉裏。

一天一天的過去，夏利的積蓄所剩無幾，在香港的生活也厭倦了，毅然執拾包袱回美國去，與妻兒團聚。

當年夏利才廿五歲……

他的妻子和兒子（「大山」——孫中山先生代起的名字）早在三藩市等待他回來呢。

「我在中國打過空戰！」夏利向美國人宣傳自己。

夏利很容易便闖出名堂，跟着就金錢滾滾來。他過着富裕的生活，正當其時美國人普遍年薪一千二百美元時，他卻揮霍得很，穿二百元一套西裝、一百元一對鞋子，但仍抱怨每年二萬三千美元的收入屬「雞碎咁多」。

但夏利並沒有放棄他的亡命生涯，他發明了一架高速小型飛機，叫做「小兒雅普特」，準備參加飛行大賽。

一九三〇年八月的一個下午，夏利召開記者招待會，介紹他的新設計，但在試飛之際卻失事喪生，享年三十歲。

「我是大山・雅普特，來找尋父親夏利・雅普特的

軌跡！」一九八七年，香港啟德機場，一名蒼顏白髮的洋人登陸，他隨身帶着一本舊相簿和一個古老的獵奇故事，他找尋機場的當事人，打探一九二四年瘋狂夏利在香港的史跡。這使到一向不重視本土歷史的香港官員手足無措：「吓，瘋狂夏利和他的飛行馬戲團？真有此事？」

大山打開舊相簿，裏面都是夏利的飛行相片，大家都清楚認得九龍城和那些山脈，不禁嘖嘖稱奇：「果然有這麼一段歷史呀！」

大山於一九二三年在廣州出生，孫中山替他改名字，那年來港是六十四歲，很失望，因為甚麼也找不到，他只想說：「香港的航空歷史，吾父曾寫下一個篇章，不應忘記！」

沒錯，當然要把他寫下來。PETER PIGOTT著的《啟德：香港航空史》特別花了一章書，把大山講述父親的故事記錄下來，還刊登了很多幀的珍貴照片。

染血的保釣

釣魚台列島劃入中國版籍者可追溯至明初永樂元年（一四〇三）出版的《順風相送航海圖》。但文字記載者，首推陳侃著《使琉球略》，他一五三四年出使琉球，與當地土人（陳侃稱為「夷人」）甚有交往，回國後寫成該書。

陳侃敘述他在五月八日出海，「方一望汪洋矣，風順而為波濤，亦不洶湧，舟不動而長與夷舟相為先後，出艙觀之，四顧廓然，茫無山際，惟天光與水光相接耳，雲物變幻無窮，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

如此天連水的航行了一整天，「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風甚速，舟行如飛，然順流而下，亦不甚動。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類已嶼、過赤嶼，目不暇接，一晝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相及，相失在後。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夷人歌舞於舟，喜迎於眾。」

一個爛石頭孤島，向來無人理會，寂寞冷清四百

年。

釣魚台島主權之所以引起紛爭，與發現石油有莫大關係。

早在一九六八年八月駐琉球美軍與琉球政府共同派員前往調查石油礦田。

六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國石油公司與美國四家石油公司訂立合約勘探開採油礦。

跟着聯合國亞洲經濟開發委員會調查研究報告指出：「釣魚台海岸有大油田。」立刻轟動一時。

到了此際，日本有所表示了，立刻在釣魚台島上立水泥標柱據為己有，柱的正面寫「八重山尖閣群島釣魚島」，反面為「沖繩縣石垣市字登野城「三九三藍地」、「石垣市建立」等，自此引起紛爭不絕。

先是台灣漁民極之不滿，因為他們歷代相傳在此捕魚作業，於是立刻要求政府派員前往釣魚台，並拆除琉球人立的石碑。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日，沖繩警察也不客氣，他們登上釣魚台列島，把中華民國之旗幟拔去。

未幾，全球華人發起保釣示威大行動，聲勢浩大。

一九七一年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風起雲湧，二十五

年後的一九九六年又掀起另一高潮，可見歷史循環，奈何。

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在維園舉行的保釣示威，竟然發展為流血事件，殖民地醜惡面孔至今仍使人齒冷，所以此事有必要重提也。

話說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欲吞併釣魚台，全球華人與之誓不兩立，紛紛發起示威運動，聲勢浩大，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決定在「七・七」舉行保釣示威，致信市政局申請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集會，時為六月二十九日。但當局遲遲不肯答覆，直到七月六日，才通知學聯禁止在維園示威，理由是會「引起市民諸多不便」，更提議他們改去政府大球場集會，因該處正在關閉進行保養工程……

「閉門示威有何作用？荒謬！」

學聯並沒有接受，亦鑑於時間緊迫，當日下午召開記者招待會，決定如期在維園示威，並稱：「我們盡量與警方合作！」

豈料，警方卻不與他們合作……

一九七一年「七・七保釣」變成血染的風采，如今看來相當荒謬，但在當時港英殖民地高壓政策底下，似

乎勢所必然，這亦反映出當年香港根本就沒有甚麼自由民主可言。

專上學生聯會原定在晚上七時舉行保釣示威，但未屆五時，大批記者、警察及看熱鬧者已雲集維園，多部警車及武裝警隊亦駐守場地，令到氣氛緊張起來。

其實自六七年暴動之後，政府變得異常的敏感，最怕群眾集會，今次對保釣示威如臨大敵，其危機意識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發展為血腥鎮壓似是必然的了。

在五時至六時三十分一段時間，公園內發生不下十多次的人群結集大呼口號，警察都將他們驅散，但人群積聚愈來愈多，高呼口號之聲此起彼落，警員開始拉人了，先拘捕六人，兩部警車馳至，數百名警員開始部署，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七時到了，專上學生聯會的示威隊伍出現，緊張時刻亦開始……

學聯的示威隊伍在晚上七時才出現，學生們在之前早已戒備，採取化整為零戰術，三五成群斷斷續續的入場，分佈在公園各處，以分散警方注意力，只因群眾情緒難以控制，一時噓聲四起，惹起警方惡感，不時用擴音器廣播，勸告集結公園之人群離去……

警方拘捕示威者。

好了，七時已到，正式示威隊伍出現，他們聲東擊西，不與集中於公園東面小丘的群眾匯合，卻在對面的公園茶廳附近草地上集合，跟着展示出大字標語，「七・七大示威」、「歡迎同胞們參加示威」，還豎起孫中山先生遺像，大派傳單，高呼口號。而四方八面的人群亦開始匯集過來，由零化整，令警方大出意料，措手不及……

七時零五分，警察開始捉人，先後拘捕四名學生，押上警車，立時引起群眾不滿，噓聲四起。「七時十七分，警方警告如果人群不從速離開公園便會用警棍亂掃，此時情況萬分惡劣，中區警司威利指揮並帶領使用

警棍向坐在草地上的群眾橫掃及腳踢。」（學聯七一年七月八日出版《聯合號外》）

「中區警署警司威利，身材瘦削，開始採取拘捕行動時，一馬當先，即有六、七人由人群中一躍而前，飛身力蹴，威利當堂作滾地葫蘆，幸警員及時上前『救駕』。」（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日《成報》）

這個外籍警司威利簡直如狼似虎，亦是維園流血事件的罪魁禍首。

三分鐘過後，這個警司一聲喊打，頓時間棍如雨下，有數人即時被打傷倒地，其中一名是弱質少女，有兩名中英文報紙的攝影記者。當時他們曾大聲叫：「我們是採訪記者！」

但警棍照打可也。

被警棍打傷的兩名記者，其中一名最英文《虎報》記者，傷得最重，因為奮不顧身爭取鏡頭，見警察殺至，急叫：「記者呀！」

警棍照打，脅骨被打斷，立刻倒地不起。當時若干學生亦手持攝影機。「須知警棍冇眼，中頭獎馬票難，想入醫院易。如今再有訪攝示威新聞時，奉勸我們的青年記者宜將頭髮剪短，學生哥喜歡長毛裝，而且彼此年

洋警司打人連環拍。

紀差不多，免滋誤會。」《成報》的諷刺式評論。

此舉引起群眾激憤，不但高呼口號，更大叫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警察箍頭拉人。

警方的行為顯然不給予機會讓大家保國護土，多麼可恥。

七時五十分，示威者已陸續在警棍之下染血維園，但他們堅持鬥爭，衝出警方重重包圍，跟着散開，各據不同地點繼續舉起橫額示威，堅持到底。

「到另一邊草地上匯合！」

示威者又再展開聲東擊西戰略，源源奔向另一邊草坪，集中實力。這時，警方召喚防暴隊增援了。

八時，四十人一隊的防暴隊，頭戴鋼盔，手持籐盾、警棍、老虎槍等推進，更不作任何警告，頻頻施放催淚彈，見人就打。示威者手無寸鐵，難以還擊，惟有紛紛退出維園，但警方得勢不饒人，直把他們迫出街上。有示威者亡命狂奔，衝入維園對面馬路之豪華戲院內，警察仍然手到擒來，當眾把他們毆打。

八時三十分左右，維園已完全被警方佔領，示威者都被驅出園外。此時，專上學生聯會已宣佈示威「結束」，呼籲同學們回校開緊急會議以謀對策。

但維園以外的街道，人群聚集極多，簡直水洩不通，交通阻塞，人數多到難以估計，群情激動，口號齊飛，難以控制。其時突然有一名交通警踏着電單車出現於銅鑼灣道，立刻惹來途人喊打，未幾交通警棄車逃命，跟着該電單車就被人放火焚燒了。

警方急召消防車到達，將火勢撲滅，防暴隊立刻衝向人群，而人群亦散開逃走，未幾附近銀行門口汽車着火焚燒，消防員又要滅火，疲於奔命，此時群眾已甚為憤怒，紛紛拿起石頭和玻璃瓶子擲向警察。

整個繁榮的商業區已陷入混亂狀態，商店紛紛關門，烽煙四起，淪為一片戰場。

「放火燒日本公司！」有人呼叫。

防暴隊增援到五百人之多。

群眾也不示弱，立刻奮起還擊，但結果是血染維園，傷者躺滿急症室。

「急症室血淋淋，場面悲壯。」

七時四十五分，灣仔區鄧肇堅醫院塞滿被打傷的示

威者，據學聯出版的《聯合號外》（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日）：

「林×君，二十三歲，男，穿白恤衫，右領口有鮮血從傷口滲出，傷口是右鎖骨。傷者自述當時（七時二十分）他在示威人群中高呼保衛釣魚台口號，被警官威利用警棍從後邊向他的右膊重打二下。眼鏡也被打跌，他掙扎逃出……」

「一位哭哭啼啼的少婦扶着擔架牀抬進來，牀上一位三十餘歲男子，滿身鮮血……他的丈夫當時在舒寮濤街門乘涼（穿着睡褲背心）之際，忽遭一大批戴白帽如狼似虎的警察以警棍向他們侵犯，她急與幼女逃入屋內倖免，丈夫卻慘遭毒打，頭、頸、胸、膊四處，到處傷痕鮮血，氣息微薄……」

嘩，血淋淋，簡直有殺錯，冇放過。那些描寫，甚麼「手起棍落，頭顱應聲而破，紅血涔涔而下」，簡直心寒！

這次維園保釣流血事件，引起全城極大的反響。

首先，報紙口誅筆伐，指斥香港已淪為警察城市，以暴力對待和平示威者，其「棍不留人」之手法，實在使人噁心。更有報紙認為兩次暴力鎮壓保釣示威（第一

次是四月十日中區德忌笠街示威時亦被粉碎），都是同一位洋警司威利所為，簡直醜惡。

「而且此君都是身先士卒去打，以為暴力可以嚇倒中國人，卻不知道他手中的警棍搗碎了警方的過往成就，也搗毀了香港的民主招牌。」《新生晚報》七月八日社論《香港嫌惡暴力人才》如是說。

輿論對警方甚為不滿，報紙上的評論都支持學生，痛斥警察暴力：

「警方人員的表現，也實在太令人失望，容易使人誤會香港是一個講求暴力的警察城市。在拘捕涉嫌非法集會者的過程中，警方人員表現了他們的無上權威，揪着對方的衣領，揪着褲頭，甚至動員三人拖拉一人，簡直就如捉江洋大盜似的。警察雖然有權拘捕嫌疑份子，但事實上早已清楚這些人只不過是學生身份，不是甚麼大盜，而且他們手上又沒有任何武器，實不必過份動粗。」

「徐誠斌主教也促請當局避免同樣事件發生，更不要讓敵對心理在青年學生與港府相關之間存在。」

「香港教師會會長古茂建也批評警方的暴力鎮壓手段，他說，青年人為愛國示威，在民主國度裏，任何人

都應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

很多議員也都認為，警方無必要動用警棍驅散靜坐示威學生，而港方應注意青年問題及批准和平示威，因為在民主國度裏，誰都有權集會和表達意見。

抬出民主招牌，政府是百辭莫辯的，那年頭港英統治者正準備粉飾門面，卻幹此「醜事」而丟盡面子。

維園保釣流血事件立刻令到市民回想起同年發生的「四・十」保釣和警察暴力，但該事件並未演變為騷動，而警察暴力也能遮遮掩掩的瞞天過海去，為人忽略。

話說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香港爆發第一宗保釣示威大行動，「香港保衛釣魚台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包括各大專院校學生、中學學生、教師等），響應「全美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在華盛頓舉行大示威，上街到中環的日本文化館門前進行抗議示威。

但當日下午二時，警方已在德忌笠街佈防，嚴禁示威者前來日本文化館，中區高級警司威利此時一聲喊打，警棍齊出，驅散人群。學生有被打至眼鏡橫飛，有被差點扭斷手臂，示威隊伍立時潰不成軍，但警察仍窮追不捨，有學生一直奔跑到天星碼頭，依然無法擺脫身

後的「矮瓜」（時人對警棍的稱呼）……

「四・十」示威僅為五分鐘，便旋即被警棍搗碎了。

因有前科，這次「七・七」流血衝突，引發大學生們紛紛發表言論聲討率先打人的中區警司威利，要求政府「嚴懲兇手」、道歉、賠償損失和保證不再發生類似的暴行。

但官方並無特別表示，初時還說甚麼「警方有權」、「在香港示威難收效果」、「職業學生在搞破壞」之類。

到被拘捕之示威者提堂審訊那天，這威利還率大批警員到場戒備，非常威武地指揮大局，一時引起噓聲震天。而到場聽審的大隊學生，其中有二十人竟背負着紅十字藥箱，分明諷刺警察暴力，帶備藥箱急救也。

那年代的香港學生相當厲害，不怕強權暴力，只要團結，勝利在望。

結果，被拘之示威者得判無罪。而當日法庭外的警隊來了助理警務處長壓陣，分明對手下有所監視。

未幾，這威利掛冠回祖家去了。

艇妹阿群帶路佔領香港

佔領香港一百六十八年祭。

一八四一年英軍在香港升起第一面米字旗至今年（二零零九年），剛好是一百六十八周年。

關於英軍登領港島，宣佈香港為佔領地的文獻，現存者不多。不過，再加一些野史雜記，卻可組織出登陸香港的傳奇故事，頗為有趣的。

先由歷史檔案講起，據余繩武編著《割佔香港島》，有關英軍佔領港島最早一段文獻，就是英艦「硫磺」號艦長愛德華．貝爾徹的記述，該艦的任務就是率先佔據港島，時為一八四一年一月廿五日，該文獻記曰：

「我們在一月廿六日（應為廿五日—引者）星期一，八時十五分登上陸地。作為真正的首批佔領者，我們在佔嶺峰上為女王陛下的健康三次乾杯。廿六日艦隊到達，海軍陸戰隊登陸，在我們的駐地升起英國國旗。海軍准將伯麥爵士在艦隊的其他軍官陪同下……正式佔

領該島。」

這個貝爾徹是香港最早的地圖製作人，他有關佔領香港的記述亦非甚麼官方文獻，只是他在香港佔領後第三年出版的回憶錄《世界環遊記》所作的一點紀錄，所以連日期也記錯了（認為是一月廿六日登陸佔領峰）。

貝爾徹所述的「佔領峰」（英文POSSESSION MOUNT），後來改稱「佔領角」（POSSESSION POINT），因為該處不算高，也非山峰，只是中環「水坑口」上面的荒蕪斜坡。

所謂「水坑」，粵語意為山澗，澗水流入海島，曰「坑口」。據說，清嘉慶末，水坑口的海濱盛產龍蝦，吸引一些人在該處山坡下結茅居住。一邊豎竹柵於海濱圍捕龍蝦，一邊開荒地耕種，是為港島中上環最早的居民。

「佔領角」，後來成為港人所說的「大笪地」了。

「傳說英兵初登岸時，多不熟悉島上情形，有一位蛋民名阿裙者，常為英兵帶路，巡視各地，香港政府遂將其初登陸時之一小部分地方改稱裙帶路，而紀念之。」（李景新著《香港名稱之商榷》，收錄於《香港百年史》）

開埠初港口都是舢舨與艇妹。

話說英軍登陸香港時，因水流問題，登陸失誤，飄到香港仔附近石灘，登岸後無法去到預期的「佔領角」位置，好生徬徨，此時有一個蛋家婦人叫阿裙（陳群）的，為他們帶路，走一條迂迴曲折的山徑，漸入佳境，結果英軍抵達目的地，升起第一枝「米」字旗令佔領香港大功告成。

一八四一年八月，香港首任總督砵甸乍爵士，為感激這位蛋家婦人帶路，就把該條山徑叫做「群帶路」，又寫作「裙帶路」，被譽為「香港第一條街道」，很早便見於香港政府的文件裏，有兩種英文寫法，KWAN-TAI-LOU和PETTICOAT STRING ROAD。裙帶路被稱為「香港第一條街道」，但其實只是一條小山徑，乃官方最早在港認識的道路而已。此路路名亦有很多不同的講法，一般認為因這條山徑繞來繞去，似綁裙子的腰帶，所以就叫做「裙帶路」，但我卻相信確曾有個蛋家婦人帶路……

那麼傳說的群帶路在哪裏？

開埠已經一百六十八年，滄海桑田，事情久遠，正確位置不易追查。甚至歷史學家認為，這只是港島艇戶蛋民編造的故事，例如他們流行唱的鹹水歌有此一句：

「香港賺錢群帶路散喇兄哥……」

而據一些傳說，它是一條小山徑，由香港仔石排灣伸展上半山薄扶林道（經過的區域就是今之華富邨）。

艇婦陳群是否真有其人？

事隔百多年，當然無從稽考。

香港開埠印徽所刻的人物，女者據說是艇妹阿群。

據說，香港政府第一個徽號設計所刻的圖像，一艘英艦，岸上有二人，其中頭束布巾的婦人背影，就是陳群。因為在開埠期間，此傳說甚盛，所以就把她列入徽號的造像裏。而這個徽號，如今在一些政府部門裏還可以看到，至於舊款匯豐銀行鈔票，也可見到類似的設計圖像。

不過，最重要的證據，當然是一九六七年在華富邨山對開薄扶林村道路邊，有一塊百年里程碑出土。石碑上的文字已模糊不清，只隱若可見TORIA五個英文字母（應是維多利亞VICTORIA）及「群帶入」三個中文

字。該路碑大部份為一間村屋所遮蔽，屋主唐啟無意中發現，驚動官府和報界，而群帶路的傳說亦得到確定。

「群帶入」這三字，應該是指「艇婦陳群帶領進入」的意思，阿群似乎真有其人了。

回說英軍佔領香港之後，水坑口上面那塊荒蕪的小崗命運如何？

原來初時英軍是在該處紮營，還開鑿一個噴水池（池水可供飲用和養馬），更鑄造一個圓拱型的鐵欄柵，與「米」字旗相映成趣。

但小崗面積有限，而佈防英軍人數劇增（因為海盜猖獗），簡直無容身之所，唯有覓地遷徙。他們向西撤軍，在堅尼地城附近一大片空地佈防駐營，時人就稱西環區域為「西營盤」（粵俗語叫駐軍地盤為「營盤」）。

於是，被棄置的佔領角，慢慢地給江湖人物、流浪藝人佔領，賣武的賣武，講古的講古，吸引附近華人到來消遣，漸漸成為著名的第一代「平民夜總會」——港人俗稱之為「大笪地」。

至於噴水池畔那圓拱型鐵柵，部份仍殘存下來，現在收藏於香港歷史博物館。

百名歹徒械劫香港銀號

「百幾名歹徒械劫香港銀號！」

香港歷史上最悲壯的陸上打劫事件非此莫屬，竟然有百幾名歹徒出動械劫香港銀號，簡直聳人聽聞，此事乃發生於一八七六年，非常誇張。

一八七六年香港警察只得六百人，而歹徒竟然百幾人傾巢而出打劫，可見香港治安嚴重受到危害，執法者實力面對史無前例的挑戰，極度恐慌也。

未談最悲壯劫案之前，先交代當時之社會背景。香港開埠未幾，盜賊如毛，其時尚未有街燈之設，入夜之後，香港成為黑暗世界。既然街上沒有照明，盜賊紛紛出動，打家劫舍，令警察疲於奔命，又因太黑暗了，追捕困難。一八四四年，裁判司檢討當時情形，提議政府設立夜班警察制度，沿皇后大道一帶設有站崗，而站崗上設街燈，警隊二十五人，由英人一名統率，每一隊員發給手槍一柄，晚上九時開始沿指定路線巡行，由日落巡到日出，因為人強馬壯，那些烏合之眾鼠竊狗偷望而

開埠初港島中區非常冷清，入夜之後更淪為盜匪世界。

生畏，退避三舍了。

話說當年香港的華資銀號都集結於德輔道中海傍（尚未填海），因為華洋生意來往甚殷，銀號的存款便愈來愈多了。於是，香港一個歹徒首領張裕仔（與大海盜張保仔無任何關係）垂涎這些銀號，苦思打劫銀號計謀。

但由於這些銀號建築堅固，特別銀庫牢不可破，加上那一隊二十五人荷槍實彈的夜班警察必會巡經此帶，令到打劫更加難以下手，萬一雙方爆發槍戰，勝負難分，所以風險極大。

「英國運來十三萬鎊呀！」探子偵得線報，令張裕

華警「大頭綠衣」沒有佩槍。

仔見獵心喜。

這十三萬鎊相等於一百萬港元，在當時這是天文數字的鉅款，魅力沒法擋。

張裕仔一看自己實力，只得黨羽三十名，無可能吃此大茶飯，經多番思量，決意招兵買馬。

張裕仔隨即與新安縣大賊譚元浩聯絡上，這傢伙的山寨叫做「聚義堂」（名稱抄自《水滸傳》），有黨羽幾百人，他擅使雙槍，百發百中，江湖上稱「雙槍將」是也。

當時張裕仔提議「四六分賬」（劫得贓物譚元浩佔四成），豈料譚元浩開出辛辣的條件，認為要佔六成，原因是：（一）他要派大隊人馬南下，非常勞師動眾；（二）南下路途遙遠，耗時耗力，交通費不菲；（三）最重要者，過江龍地頭不熟，進退兩難，風險極大。

聚義堂擁有大批軍火，實力雄厚，大可以一舉消滅香港警察，絕對博得過。於是，張裕仔答應分贓條件。

「雙槍將」譚元浩就率領一百名歹徒，帶備各款槍械武器殺來香港了。

這宗省港匪幫合作的劫案，港島張裕仔有黨羽三十多人，夥同大盜譚元浩帶領一百人偷渡來港，即是說這次大劫案之歹徒人數多達一百三十之眾了。

雙方歹徒為了有所記認，張裕仔一伙人全部頸上綁着紅巾，而譚元浩眾人則用藍色布帶紮着腳，標記顯而易見，不愁夜間進行打劫時認錯人。

一八七六年十一月，譚元浩將一百人分成二十隊，每隊五人，化妝成紳商苦力之類，暗藏槍械，偷渡進入香港邊境。當他們到達尖沙咀時，便開始化零為整，分別竄上兩艘渡海火船上，制服其他搭客，用槍指嚇船長：「劫船呀！」

他們騎劫火船從尖沙咀開赴港島，其時的中區德輔道原是海傍（因尚未填海），只要把船泊近銀號區域，一跳上岸，就可以迅雷不及掩耳地殺去打劫了，估計由下手到撤退需時二十分鐘也。

其時香港在晚上九時之後便實施宵禁，中區街道水靜河飛，所以就算一百名劫匪上街也不易被察覺，因為全港市民已躲在家裏歇息。

在進攻銀號之前，張裕仔的黨羽把電燈和電話線割斷，令中區陷於癱瘓。市民們感到異常的詫異，想打電話去電燈公司報告，又沒有電話可用；只好點上洋蠟燭和洋油燈，未幾便聽到槍聲卜卜……。

晚上九時，張裕仔和雙槍將譚元浩匯合，百幾名歹徒分成兩批，三分之二的歹徒分別把守大銀號附近各街口，阻擊前來救援之軍警，三分之一的精壯大漢，由譚元浩率領，趕赴大銀號，作正面之進攻。當時守衛大銀行門前只有兩名印警，力量薄弱，譚元浩一到，馬上把二人擊倒，隨即攻破大銀號的幾重鐵閘，將全體職員鎖在樓上，過程簡直輕而易舉，估計需時二十分鐘便可洗劫一空。

豈料人算不如天算，掌銀倉鎖匙的司庫那天因身體不適提早放工去了。

這就慘了，銀倉的大鐵門厚達幾寸，不易弄得開，只急得雙槍將譚元浩滿頭大汗，不停詛咒張裕仔壞了事。

此時警察方面終於接獲消息：「有一群大漢進攻大銀號。」

於是負責巡街的那一隊二十五人夜班警察立刻趕赴

現場，但他們的行動早被張裕仔埋伏於街頭巷尾暗角的黨羽監視着，一見警隊有所行動，便發動攻擊。

警隊雖然配備足夠軍火，但敵在暗我在明，結果傷亡慘重，惟有緊守陣地，立刻向外求救。警局方面接獲此驚人消息，頓形緊張，馬上調動大隊人馬增援。

當雙槍將譚元浩指揮眾歹徒用硬功撬銀倉大鐵門時，外面的槍戰聲音傳來，他已知形勢危急，因預定二十分鐘洗劫銀號的時間已過，但銀倉還紋風不動，這回倒真的進退兩難了。假如他們今次進行順利，這個時間譚已坐着劫持的小火輪退回九龍方面逃遁了。

這時他已急得滿頭大汗，頻頻催促手下設法打開鐵門，也希望外面的張裕仔與其黨羽能牽制軍警多一陣子。

而初時張裕仔倒也神勇，他與黨羽隱藏暗角，一輪掃射，竟連倒十五、六名警察，使他們怕得要死，躲着不敢出來。幸好警隊的指揮官沒有中伏，他應變有方，立刻派人求援，未幾大批軍警殺至。

形勢對歹徒不利了，雙槍將譚元浩亦沉不住氣，步出街頭看個究竟，就在這一剎那間，冷不防天外飛來冷槍一響……

世間事就是這麼巧合的了，這一槍竟救了大銀號，亦破解了大劫案。

這槍原來是當晚大銀號對面三樓住着的一個姓李的歸國華僑發放的，他在此寄宿一夜，打算次日起程回鄉，豈料才入睡便給槍聲驚醒，於是走近騎樓，望下去，見街頭站着一名持雙槍的大漢在指手劃腳，看來又不像警察。於是，他立刻取出一枝鳥槍，向下面的譚元浩瞄準，砰然一聲，雙槍將竟倒地一命嗚呼。

賊黨見首領喪命，一時群龍無首，又不知是否軍警殺到，人心大亂，便一聲暗號，立刻撤退。英軍當然窮追不捨，而賊黨們亦及時登上小火輪，向九龍城逃命去了。但張裕仔及其手下則被軍警重重包圍，走投無路，唯有棄械投降。

這一次，警察死傷三十多人，歹徒也有二十多人喪命，但銀倉竟紋風不動，銀號櫃枱只損失一千多元。破案功勞就全歸李姓華僑那一發鳥槍子彈，譚元浩死得好唔抵，而張裕仔則落網被判死刑。

酷刑「九尾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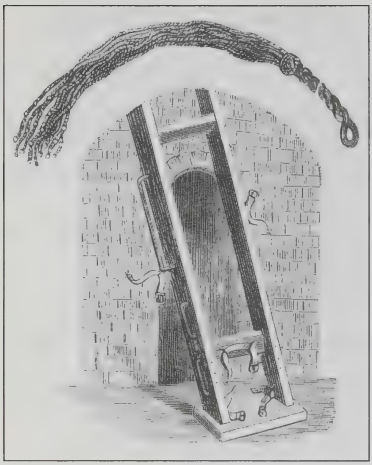
香港以前執行「笞刑」，印象中直到一九六〇年代，報章還載有笞刑的新聞。

其時那些被香港法庭判罪的人，除了罰款坐監之外，還有可能被判笞刑若干下，尤其用來對付那些冥頑不靈的兒童或成人積犯。

據說，許多歹徒不怕坐監，最怕捱「打籐」，可見這種刑罰是如許的慘無人道。

根據當時法例的規定，被判打籐的罪犯，事先要經獄中的醫官檢驗過體格，看他是否「捱」得起，同時，如果是被判打六籐的，也要像「分期付款」那樣，一次打兩籐或三籐，中間留些時間喘息，免得一次把他打死。

香港開埠初期的笞刑，其刑具是叫做「九尾貓」的，這本是英國從前特有的一種刑具，是由九根皮條束在一起的皮鞭，每一根鞭梢上還要打一個硬結，因此一鞭打下去，不僅有九條鞭痕，而且還另有九個傷塊，其



「九尾貓」刑具。

厲害可知。

初期的九尾貓是打在背上，而非打屁股的，故英文名稱是叫CAT ON THE BACK的。亦由於這樣，其殺傷力就更加厲害，因可能會傷及肺部和脊骨。

雖然香港多年前已廢除笞刑，但很多曾經是殖民地而獨立過來的國家，都留存着笞刑法例。

香港開埠初年治安欠佳，盜賊如毛，政府決意「治亂世，用重典」，笞刑便大行其道了。當時施法者對待華洋罪犯一律擔枷遊街，然後當眾執行笞刑，以「九尾貓」鞭至皮開肉裂，以收警戒之效。

笞刑之最高刑罰是鞭打一百五十下，在服刑頭六個月期間分三次執行。即每次打五十鞭，可想而知是如何的慘無人道了。

笞刑與殖民地政策是息息相關的，從十七世紀開始，歐洲諸國的艦隊浩浩蕩蕩的出海，搶奪殖民地。

笞刑當街執行，起警嚇作用。

海上生涯是很難過的，笞刑就是用來鎮壓途中叛變的水手和私逃怠工的奴隸。尤其英國殖民地，包括印度、東南亞一些地方、香港等，法律是依英制的，一律笞刑侍候。

執行這種刑罰的人，總是身體魁梧強壯的刑吏，他

們多是非洲黑人，氣力如牛，鞭鞭到肉，他們將受刑者綁在木樁上，袒背受刑，確是令人驚心動魄的。這刑罪有點像中國明朝時代所施行的「廷杖」，那些被宦官陷害的正義官員，只要打幾下廷杖就不能行動的了。

至於刑場，是在上環街市附近的一塊空地。好了，入夜，這塊地蒸發着血腥，附近坊眾隱約聽到鬼哭神號，實在太恐怖，於是集資建造一間小廟；廟內安放十殿閻王，用以鎮壓冤魂，所以該地就稱為「十王殿」，這小廟高三呎，闊二呎，不能安奉十位閻羅的其身，只能用紅紙寫上地府真君之名。不過，後來該處建成了文咸街和永樂街，十王殿便下落不明了。

笞刑的執行無分中外，華洋罪犯照打可也。

直到一八六六年，一名洋人約翰．湯遜因入屋打劫，被判入獄三年和笞刑一百五十鞭，引起洋人社區群起抗議，政府表面並無任何表示，但自此再無洋人給笞刑對待，「九尾貓」變成專打華人和印度人的刑具了。

一八七七年新港督軒尼詩上任，隨即遇到兩個中國囚犯死亡，時人認為係死於笞刑。第一者，名叫王阿貴，受笞刑後釋出，兩星期後患肺結核不治斃命；第二者，名叫梁阿來，受笞刑後患肺結核，死於監獄醫院。

一時間，笞刑收買人命之說傳遍華人社區，當時反應非常激烈：「冇人性呀，謀殺呀！」「咁樣對待華人唔公平！」「一於搵港督算賬！」

督爺軒尼詩不敢怠慢，立刻委任一班醫生調查死因，及對笞刑作出研究。一八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很有名的報告書《香港笞刑的醫學調查》面世。

報告書的結論指出：

（一）兩死者之肺結核並非笞刑之後遺症，所以他們不是被「九尾貓」打死的；

（二）笞刑雖然在肉體上帶來痛苦，但對囚犯之心理與生理不會產生多大影響；

（三）同類刑罰，中國早已有之，《大平御覽》有記「脊杖」之刑。（當然暗示：「這有甚麼大不了。」）

不過，報告書亦有建設性提議，其中一名醫生認為華人體質較弱，笞刑施於背上，較容易叫人受傷，所以應該學習印度施刑方法，只鞭打臀部。

報告書一再強調：「笞刑在香港是有遏止犯罪的作用。」

督爺軒尼詩這次遇到了難題，因為他在巴哈瑪及拉

布安出任總督期內，曾完全廢除該地區之笞刑，他原想在香港也廢除笞刑，但報告書與他意見相違背。

督爺經反覆的考慮，決定不廢除笞刑，但立時作出一些改革：

（一）刑具方面，廢除殘酷的「九尾貓」，改用籐鞭；

（二）不再笞刑示眾，只在監獄內施行；

（三）不再打犯人的背脊，改打臀部。

這總算是一項德政了。

而軒尼詩在笞刑上的改革就一直維持到上世紀，雖然在五十年代社會人士倡議廢除笞刑，但打籐風氣甚熾，亦數度被指濫用。

最搞笑者，並無明確法例條文規定在何等情形下才執行笞刑，據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二日的《生活日報》：「按本港法例，凡獄中企圖叛變之首領，及在街上暴動之主事者，皆以皮鞭行刑，其他盲目跟隨者……其餘屢犯強搶及小童犯案亦受笞刑……」

嘿，由暴徒到小童都一律照打，根本就無「準則」可言。

香港五四運動秘史

「吓，乜香港以前都有學運？」

沒錯，關於上世紀初香港之學生運動，簡直鮮為人知也。

雖然係冇人知，但唔等如冇，甚且香港學運，其步伐係與潮流並肩前進，所以好值得發掘出來一談。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跟着上海學生響應，未幾傳到廣州。當時廣州學生已組織起來，以抵制日本貨為第一個口號，攻擊長堤的「先施公司」，把司理拉出來毆打示眾，跟着遊行示威……

「香港方面的學生要串連一下！」廣州學生聯會有此決定，便派出一位姓張的學生代表暗中來港，會晤香港學生領袖簡煥章（聖士提反書院）、柯幼裳（皇仁書院）、孫受匡（聖士提反書院）和潘壽彝（皇仁書院），商討學運問題……

於是，集會消息暗中在番書館界傳開去，其時官家及教會之洋書館（稱「大書館」）頗為標榜西方思潮，

一時間番書仔竊竊私語：「學生運動，支持五四，怎看法呀？」

各家書院代表都來到香港大學伊律宿舍召開第一次秘密會議，但未有決定，於是相約在跑馬地愉園開第二次會議。但為防消息走漏，當天臨時取消這裏舉行，改為租用一艘名為海浴的小火輪，暗中在海上集會，這樣便杜絕閒雜人物渾水摸魚……

當日之海浴，皇仁書院、英華書院、聖保羅書院、聖士提反書院和聖若瑟書院等代表都有出席，先係個別學校小組討論，然後一起研究共同目標，當日就一致認為：

一、香港學生是愛國的；

二、香港學生不怕事，不讀死書；

三、成立香港學生聯會。

為了要與國內學運做好連繫，學生領袖潘壽彝負責運輸交通任務，每天把廣州學生刊物《救國日報》偷運來香港，分發到各英文書院去，作為思想之指導。

潘壽彝暗中把皇仁書院的地窖作為宣傳基地，而負責小賣部的校工阿旺與香山婆暗中「批發」去其他書院零售，為籌學運經費，這《救國日報》每份售價一

仙……

「好了，遊行示威呀！」

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的中午。

「散館」英陶學校（所謂「散館」，指野雞英文書院）二十多名學生，身穿清一色「愛國長衫」（深灰色土布長衫），手持「愛國傘」（油紙傘——地道中國貨），開始從歌賦街遊行，經九如坊，直落大道中……

遊行隊伍沿街有規律地前進，不唱歌，不呼口號，路人圍觀者如堵，站崗差人大吃一驚，急向有關方面報告。其時中環之威靈頓街與鴨巴甸街交界處有好幾家茶樓，那些茶客一聞風聲，都走出騎樓及舖面看熱鬧，有人喝彩，有人拍掌，有人大罵：「吓，班學生作反！」

未幾，遊行隊伍來到永吉街口，突然被警察包圍，一時雙方僵持不下。英陶的校長怕得要死，急急跑來聲淚俱下的叫着：「你哋唔好搞事，聽警察話喇！」

結果，二十多名遊行學生被剝長衫和奪去油紙傘（作呈堂證供），全部押返差館，控告阻街。學生領袖潘壽彝（他是英陶的負責人，其學生在他熏陶下，民族思想極強）趕來救人，他說：「學生又冇唱歌，又冇叫口號，佢哋正在聯群結隊步行返學。重有呀，唔通有法

例規定唔准着長衫揸油紙遮不成？」

沒錯，果然係舌劍唇槍，結果所有學生被判無罪，此次行動就成為香港開埠以來第一宗學生遊行示威。

此次學生遊行，引發很多餘波，先是居住在灣仔的市民蜂擁至日本商店門前舉行示威，高呼口號，警察到場制止，雙方對峙數小時未平息，警方唯有勸日人商店關門，暫停營業。

同時各私立學校的國文老師，在講壇上慷慨陳述國恥，又以《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為作文題目，啟發學生之愛國心。而有一些學生，更激動地將家裏的日貨搬至中環擺花街及荷李活道中央警署附近空地，當眾焚燒。

當時港英立場強硬，先是《香港郵報》評論說：「這樣侵犯外國商業利益的運動在英國殖民地是絕對不允許的。這些學生沒有當局的許可在街上示威遊行應給予適當的處罰，警察禁止此運動，我們極表滿意。」

華人事務局長亦發表公告說：「如有企圖鼓吹排洋貨者，無論其言語行動如何都要處罰，希商民周知，勿發生事端。」

香港教育司下令全港學校不准用上海出版的《初等論說文選》作為課本，因書中有提倡國貨、反對日本之

內容，派員到各漢文學校和書店檢查，如有發現，立即沒收。

香港華民政務司還通知《循環日報》、《華字日報》等不准撰文煽動抗日愛國，妨礙治安。

簡直搞到滿城風雨了。

十月，皇仁中學部份學生秘密組織了「愛國團」，其宗旨「集同志，求友聲，結大團，行愛國」，團規嚴格：「團員不得入亡國公司，違者罰款若干，所罰之款，盡力撥充善事業。」加入團者甚為踴躍。一時間形勢大好，「大書館」的學生領袖孫受匡、潘壽彝、柯幼裳、林明勳、簡煥章等召開會議，決定成立香港學生聯會，由每校學生推舉代表兩人出席，互相推選正副會員秘書總務等職員……

其時社會風氣甚為保守封建，社團組織屬絕無僅有，更談不到會有學生組織，一旦要搞學聯，必須由教育司批准。

「好呀，就向教育司遞稟，睇佢點態度！」會議就此決定，跟着議好章程，往紙料店購買一種中國舊式稟章，繕寫停當，正準備向教育司投遞，要求註冊成立學聯，豈料事態有變，形勢凶險……

塘西舊侶（原名羅澧銘，當時係皇仁書院學生，以《塘西花月痕》一書留名至今）著《孫壽康與我》敘述當日所發生的變故：「突然一位籌備委員，從教育司署方面，聽到一項非常不利的消息：英陶學校自從學生遊行之後，已被教育司署列入『黑名單』，密切注意其動態……在此情形之下，『學生聯合會』不特沒有成立的可能，最怕教育司根據這一份籌備會的名單，分別知會各個學生的校長……白白犧牲，於事無補……」

黑名單令人人風聲鶴唳，學聯沒機會成立了。學運驚變，學生領袖們感到空前的失落，討論又再開始。

「社會保守，思想封建，此乃香港！」

「搞不成學聯，不等如解散學運！」

「沒錯，為今要務係教育群眾，解放思想！」

「好得很，就開辦義學！」

於是，「策群義學」成立，校址位於西環的「高街」，明打義學為招牌，實則百分之百的香港學生聯合會。他們在義學集會，宣傳思想，培養實力。他們親力親為，執起教學責任，而入學者只須付幾角錢學費，便可以讀書識字。

這個「暗中的學聯」還出版《策群》刊物，而最有

名的文章就是孫受匡寫的《學生乎？學死乎？》（一九二〇年），排在封面第一版，相當觸目。這文章內容在當時係相當煽情，大意如此：「香港學生只知讀死書，學英文，讀完書，上焉者，去當洋行或銀行買辦，下焉者，去當差館傳話，打皇家工……個人無前途，對中華民國更無益處，所讀之書……係死書，並非學生，而係學死。」

嘩，果然給盲目時代敲上警鐘呀！

自從五四學生運動啟發了年輕人的愛國思想以後，潮流衝擊之下，面對國家民族羞辱不再咬牙忍受，反而激情掀起，大反擊，這是香港學生心態的一次大變……

香港第一宗學生罷課事件，一九二四年，其時外國列強紛紛藉着控制軍閥勢力，試圖瓜分中國，屈辱屈辱屈辱……

那天是甚麼的「國恥紀念日」之類，當然不是「假期」，聖保羅書院的學生集結在禮堂聽牧師講道。這次是個不懂華語的洋牧師主講，身邊站着個華人傳譯，當牧師講完一番話之後，那傳譯便說道：「耶穌教我哋，如果有人一巴摑你左面，你就最好俾埋右邊面佢摑！」

嘩，一時間台下學生竊竊私語，忿忿不平，繼而衝

動起來：

「吓，咁係乜嘢道理呀！」

「教我哋忍辱？我哋忍夠呀！」

「我哋唔忍！」

「呢啲係放屁道理！」

一時間情緒高漲。傳譯重唔識死，大叫：「Quiet, Please！」

學生們立刻紛紛離座，衝出教堂，不入課室：「罷課呀！」

「你哋做乜呀？」傳譯急問。

幾名偏激學生一把揪其胸膛大喝：「國恥當前，你講啲咁嘢，分明宣傳奴隸主義，你有乜嘢居心？」

「我……我……傳譯牧師講嘅嘢咋！」

「集體罷課！」學生的決定。

學校的華人教師比較保守，唔識得如何應變，而素來和學生有感情的體育老師作此建議：「係囉，每人攞個波，當係上體育課喇！」

「罷課，罷課！」學生堅持。

還是幾位英籍女教師來得漂亮，比較開明：「O.K. 上午放假，下午如常上課吧！」就這樣緩和了師生之間

的非必要磨擦，而那些學生也真的一哄而散了。

上半天，教師們無書可教。

下半天，半數學生回校。

翌日，所有學生復課。

今之觀點看來，此次學運屬「茶杯裏的風波」，但試想一下國難當前，些微激情照樣值得珍惜也。

一九二五年六月爆發驚天動地的工運——省港大罷工，表面看來是工人的鬥爭運動，但因民智已開，很快便得到各界支持，而最使人喝彩者，就是香港學生紛紛罷課，與工人一起上廣州串連，這又是一次的全民運動呀！

沒錯，工人運動，學生要參與，因為教育平民化，這些學生的父兄都是工人，他們息息相關，心連心。當年十月八日，香港罷課回廣州的學生舉行全體大會，聲援工運，非常波瀾壯闊也。

好了，暫時不談省港大罷工下的學運，且看一下這承先啟後的「策群義學」命運如何，當然塘西舊侶的自傳《孫壽康與我》有記曰：「策群由每一屆『現任』的學生，蕭規曹隨，蟬聯下去，足有二十年之久，直至校址拆卸，那時物業價值飛漲，倘物色新式樓宇喬遷，建

築費與租金奇昂，大出預算，非『學生界』所能負擔，這才被迫停辦。」從此，「策群」結束了它的歷史功能。

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癱瘓了香港整個經濟社會，也震盪了香港的安定繁華，其時有工無人做，有屋無人住，市容一片廢墟……

號召香港學生罷課聲援者，係廣州學生聯會的會長，他親自抵港，假座中環「利源東街」洋紙職工會，準備召開全港學生聯合會議，不料洩漏了風聲，由一位新聞記者告急：「警方已知，立刻轉移基地！」

這位記者正職是在聖保羅書院做教師，課餘時間替《中國新聞報》做點採訪工作，那天突然有一名警司T. H. KING找他，而陪同者有該校之當權人物……

「為香港之安定繁榮，希望你幫我們！」

「我幫甚麼？」那記者莫名其妙。

「監視你的學生，最好刺探開會情形！」

「簡直豈有此理！」記者氣得呱呱叫。

「請閣下三思！」

「混帳，就算打死我，我都唔做鬼頭仔！」

會面當然不歡而散，而這位開明的老師兼記者立刻跑到洋紙職工會警告廣州來客，改變原定開會計劃。

幾天後，《中國新聞報》被政府當局勒令停刊，顯然做了替死鬼。果然，罷課開始，支持整個大罷工陣容。

「驪歌高唱，何去何從？」

五四衝擊，香港第一代學運領袖出現，未幾畢業離校，也離開了學運，那麼，他們的遭遇又怎樣？相信，每一世代的學運分子都面對同一處境，現實社會永遠與理想有極大的距離，唉，前路茫茫……

當年秘密集會搞學聯的主要學運人物包括：簡煥章、柯幼裳、孫壽康、潘壽彝、林明勳、羅澧銘（塘西舊侶）等人。

何去何從？

「策群義學一定要搞下去，我們不能搞嗎？就交由我們的師弟們接棒！」共同的決定。

沒錯，接棒，「策群義學」就這樣接棒了二十年，直至其「歷史功能」告終才結業。

柯幼裳，皇仁書院學生，香港五四學生運動基幹分子，畢業之後，在皇仁任職英文教師，但胸懷大志：「國內工運學運風起雲湧，我不應該呆在這裏！」

柯幼裳這便辭退教席，返上廣州，從事民運工作。

一九二一年，他在一次「紫洞艇」飲宴中，因酒醉失足，跌進海中溺斃，過得幾天，屍體才在「天字碼頭」附近找到，皇仁學生為紀念他，成立學生組織「端社」（因柯幼裳字端譽，就用了「端」字為社名）。

在響應五四，簡煥章係主力人物，柯幼裳是他的副手。這簡煥章，聖士提反學生，其兄長輩簡讓之以經營顏料起家，熱心愛國，捐輸數十萬，勸助孫中山先生之革命大業，可說毀家紓難，其後簡讓之患精神病而逝世。黨國元老，念其功勞，對其弟簡煥章特別提攜，見他畢業離校，就委任他返廣州主管稅收機關……

在當時，關稅職位簡直係肥缺，世家子弟無不要想取得，因為容易貪污舞弊，大刮特刮，不過，學運泡出來的簡煥章，矢志不肯同流合污，盡忠職守，使到其時之腐敗官僚非常痛恨。

簡煥章某次柬約「策群」友好，赴廣州旅遊，飯宴於「紫洞艇」中，而其時之柯幼裳已在廣州從事民運工作，他們在歌舞昇平的花艇上相會，一個代表中國官僚，一個代表人民，而回想當年學運中共同進退，那一份的感情，那一份的恩怨……結果，柯幼裳喝醉了酒，堅決要往艇後小解，失足墜海，而眾人聞聲跳海尋覓，

已不見蹤影，直至數日始尋回了屍體。

具有革命世家血液的簡煥章，離校返穗，主管某稅收機構。簡煥章所以肯做官，據我的猜測，他有此理想：「中國太多腐敗的官僚，我要從政，希望改革國家！」

但他能夠做到甚麼呢？真不知道。

過了一陣子，財政部長（其時應該係宋子文）明令委任簡煥章為安徽省鳳陽關稅監督，鳳陽綰五省交通要津，貨運繁盛，稅收之多，與粵海關不相伯仲，被列為全國最重要的海關之一，可見當局何等倚重……

不過，他一上任，就發現恐怖的事實，所有海關稅收，大部份被軍閥扣留，藉口係開銷軍餉，而最恐怖者，鳳陽關地當軍事要衝，大小軍閥，形成對峙，各恃勢力，視中央命令如無物。這使到簡煥章很失望，塘西舊侶自傳《孫壽康與我》寫道：「誰知過了一個月左右……已看到電訊發表『鳳陽關監督簡煥章已辭職抵滬』的消息……」

唉，實在太無可奈何了。

簡煥章有點心灰意冷，他罷官返港，放棄理想，結婚後在澳門居住，豈料天有不測風雲，澳門火藥庫爆

香港五四運動之僅餘「文物」：孫受匡著作。

炸，夫婦同時罹難。

柯幼裳死了，簡煥章死了。

林明勳，皇仁學生，運動健將，後來從商，事業有成，當過一任東華醫院首席總理，在香港淪陷期間，被日軍搜查藍塘道寓所，而父子兩人就慘被日軍射殺。他們父子一同出殯，人間慘事，無逾於此也。

孫壽康（又名受匡），聖士提反學生，其時之精神思想領導人，因一篇文章《香港學生，學生乎？學死乎？》而震撼學運人心，畢業之後從商，其子係「香港名流」孫秉樞，死於六十年代中期。

潘壽彝，皇仁學生，「陶英書院」學生的精神領袖，在他影響之下，幾十名學生上街遊行，響應五四運動。「我要站好崗位，繼續教育下一代。」他決定要做好一個教師，直到退休，死於六十年代末期。

羅澧銘，聖士提反學生，畢業之後，致力文化活動，搞過出版社，辦過報紙——《香江晚報》，結果因虧本而倒閉，因係世家子弟，有一個時期沉醉於塘西妓寨，後來服務《星島晚報》，以「塘西舊侶」筆名寫成《塘西花月痕》——一本留名至今的香港娼妓文獻。死於六十年代末期。

最是傷心吊頸嶺

「調景嶺，吊頸嶺！」

調景嶺幾年前遷拆了，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亦成陳跡。

調景嶺本來是鯉魚門對開的山頭野嶺，沒有特別的名堂，後來有一個叫雷利的洋人在此建立一間麵粉廠，該地就得了個英文名RENNIE'S MILL，後來不知怎地港人改叫它做「吊頸嶺」。

很令人猜不透，RENNIE'S MILL（中譯應該是「雷利的麵粉廠」），與「吊頸嶺」中英文無論音譯或意譯都不相合，卻又可以共存了這麼久，真奇怪。

這大概是出於一個傳說，麵粉商人雷利生意失敗，在此吊頸自殺，因而得名。

這似乎是最合理的一個解釋。

沒錯，雷利確是自殺，但並不是吊頸。他的事跡和他的死亡，在一九〇八年四月的香港英文報紙上有所記載，亦算是香港傳奇的一個插曲，好值得舊事重提。

賀拔特・雷利（HERBERT RENNIE)，於一八五七年生於加拿大，在一八八五年任職馬尼托巴省總理羅桂・約翰的親信顧問兼秘書，後來被派往香港擔任外交工作。雷利頗為長袖善舞，他在離開加拿大之前結識了包特蘭麵粉廠經理西多爾。他在那時對麵粉業全屬門外漢，卻使西多爾以為他在處理外交之餘，可擔任在香港的麵粉推銷工作，而初時雷利生意的確做得相當不錯，使他雄心萬丈，辭去外交職位。

雷利辭去外交職位，原定替加拿大包特蘭麵粉廠擔任推銷工作，後來認為如果自己能在港設廠生產麵粉，一定獲得更大成功，更能獲利多倍。

於是，雷利決定建造全香港第一間麵粉廠，便四出向英商游說，籌得幾十萬元資金，就在鯉魚門港外一片荒地上建設規模龐大的廠房，它後面的山頭野嶺就是今之調景嶺了，該地亦名為RENNIE'S MILL（「雷利的麵粉廠」）。

該廠每日產麵粉二千桶（每桶三十六加侖），一九〇六年投產，第一年所需資本額為一百萬元，在當時這是鉅資，不易籌得。而開業未幾，生意欠佳，主要原因，雷利對麵粉工業屬門外漢，一竅不通，更沒在港進

行市場調查，他看不起美國麵粉工業（其時港商皆入口價廉物美的美國麵粉），認為以東方所出的麵粉可取代美國銷售的市場，可惜他想得太天真了。其時香港商人皆入口美國麵粉，而且價廉物美，相比之下，雷利的麵粉無法競爭，生意虧了大本，無面目再見投資者。

捱了兩年，一敗塗地，雷利的投資已一去不返，終於萌生死志……

一九〇八年四月十五日，麵粉廠開設只有兩年時間，雷利就自殺了。英文《香港日報》（*THE HONG KONG DA AILY PRESS*）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刊登了一段法庭死因裁判：

四月十四日，「加拿大」號遊艇的船長載雷利出海，而雷利在海中，還向他妻子居住的山頂大廈「松園」（THE FIRS）揮舞手帕道別。跟着，雷利進了船艙，再呼叫他的僕人進內，吩咐了一些事情。

未幾，船已經去到鯉魚門，雷利拿出一條繩索，繫一個沉重的鐵箱在頸上，走出船艙，眾人大感愕然，他突然跳入海中，大家才猛然醒覺：「不得了，主人跳海！」

「快點落水救人呀！」

有人立刻拋下救生圈，而副船長更奮不顧身的跳海救人。

但雷利死志已決，不願別人撈救，把游近的副船長推開，二人在水裏僵持一陣，雷利已經沉進水中。

副船長掙扎了五分鐘，努力把雷利救上船，那時他已失去知覺。遊艇在歸航途中大鳴汽笛求救，最後在一艘水警船協助下，把雷利載送到香港碼頭時，他已經氣絕身亡。

雷利的妻子在死因研究庭上講述其夫因生意失敗，牽累到許多好友，精神大受打擊，更經常沮喪哭泣。

最後判定死因：「由於一時的神智不清，自殺而死。」

雷利於一九〇八年四月十五日，葬於香港跑馬地基督教墳場，死時五十一歲，墓碑全名：ALFREP HERBERT RENNIE，致祭者有政府代表、各國使館人員等。

回說這調景嶺。鯉魚門對開，將軍澳的荒山野嶺，交通斷絕，這就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調景嶺了。

大陸解放，移民湧現香港，調景嶺才登上香港歷史的舞台。

先回顧當年與香港有關的歷史：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廣州市民緊急疏散，一日內五十餘班客機抵港，當時人心惶惶，從南京、上海、武漢、重慶、桂林、昆明都湧來了很多人，他們淪落廣州，輪候火車落香港……

十四日下午二時，九廣直通火車「江南」號快車開出後，擠在火車站內外的人，還以為仍有班車開出，怎知這是最後的一班了（而直通火車這一停頓，直到三十年後——即一九七九年，才再通行。）當日下午二時，當天最後一班直通火車落香港，引起極大混亂。下午三時，廣州市民聽聞海珠大鐵橋被炸破，人心更加驚惶……午夜，西濠口省港輪碼頭「武穴」號擠得水洩不通，而這是最後一班省港輪渡了。

十五日清晨，解放軍接管廣州。

不過，十五日之後，廣州仍斷斷續續地有火車開到深圳，決心去香港的人來到深圳，紛紛步行過羅湖橋，進入香港。這是唯一進港的通道，如是者半年過去……

一九五〇年四月三十日下午六時踏腳入香港者，這是最後一個了，因為五月一日新中國政府禁止人民出境，而港府為配合政策亦宣佈取消華人自由入境。

羅湖橋從此得了個花名「奈何橋」，想去香港的內地人在此望橋興嘆，徒呼奈何。

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前，香港人口只有一百六十萬，但到一九五〇年四月底，人口竟暴增至二百六十萬，只一年間竟多了一百萬人。

那些從內地湧來香港的人，佔總人口百分之四十，給香港社會經濟居住環境都帶來極大的壓力。

其時香港市內很多街道堆滿露宿者，數以萬計，特別中上環一帶，到處可見，他們顏容憔悴，其中不少是國民黨軍人……

於是港府採取緊急措施，把街頭露宿者遷往摩星嶺，是為香港歷史第一個難民營。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再把摩星嶺難民遷往吊頸嶺。

難民就在荒山野嶺搭起棚子，是由木條搭成一個框，再圍上草蓆，棚頂是瀝青紙或油紙鋪着，甚為簡陋。除小棚外，亦搭一些大棚，可容百人，一部份是傷殘者居住，另一部份專供單身婦女居住。

社會局設立臨時辦事處，每天登記難民，派發飯票。運飯卡車一到，大家便爭相搶着領飯……

每人每餐可領三碗飯（規定六安士米），菜裏有

油，間中可嘗到一點罐頭牛肉，每星期還發給兩粒多種維他命丸。人人總算有飯吃，不會餓死於山頭。

但未幾竟發生一場絕食風波。

當時一個謠言傳開：「政府將會把山上的難民遣返大陸！」

處此焦慮年代，任何謠言皆可視作實情，當聽到「難民將分三批遣返大陸」的傳言時，更加恐慌，頓時群情洶湧，釀成絕食抗議，僵持數天。

消息傳開，各國通訊記者紛紛趕赴調景嶺採訪，竟成國際新聞。而政府亦立刻闢謠，向外否認有此意圖，絕食事件才告平息，自此便開展了漫長的調景嶺難民生涯了。

當調景嶺上的難民安定下來之後，港府不再派飯了，生活也就更艱苦。他們便要每天步行下山，出外找工作賺錢維生。

那些曾經顯赫一時的過氣將軍、大官淪落調景嶺者，也都失去尊嚴，開始做各類的手作，如貼火柴盒招紙、穿珠繡花等，那種屈辱，那種求生，充分發揮其頑強的鬥志……

「我們要申請去台灣！」那些國民黨的軍政人物視調景嶺為暫時居所，他們只希望能遷去台灣定居。

不知怎地，台灣國民黨當局並沒有向他們招手，甚至閉門不納。

面對着頑山煞水，很多人睇唔開，感到被遺棄，真的走投無路了，把心一橫，上吊跳海者不計其數，但也有咬實牙根活下去者。他們索性自封為「鐵嶺遺民」。

「鐵嶺」，光禿禿，寸草不生的山頭。「遺民」，被時代遺忘了的子民。多麼的諷刺，也多麼的荒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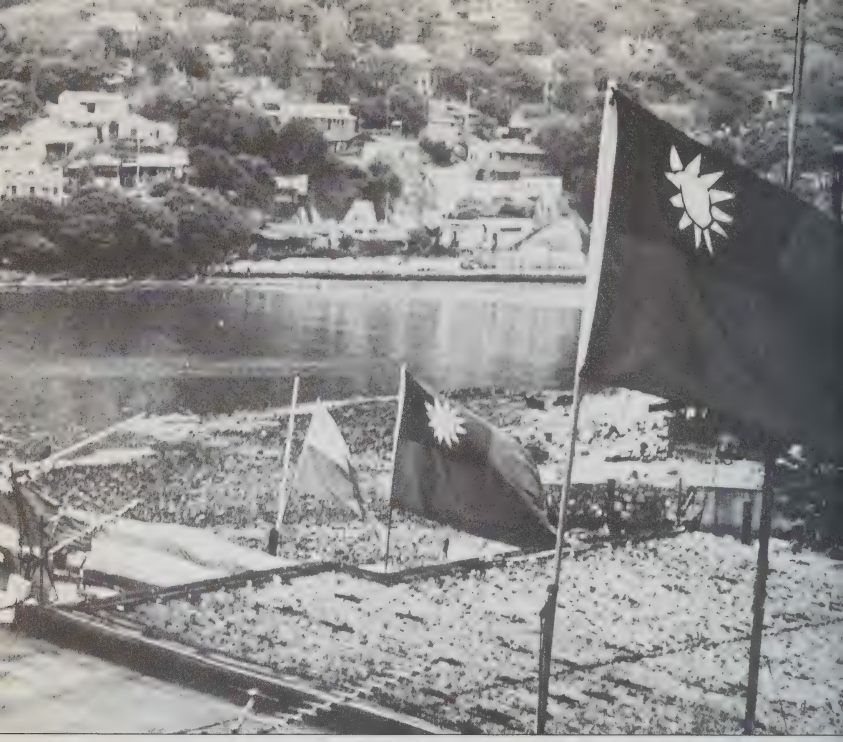
調景嶺上的鐵嶺遺民生活非常難過。

而且，最恐怖時刻就是刮颱風，每屆風季便人人自危。要知道那些用木條構造的棚架，鋪上草蓆和瀝青紙的臨屋，脆弱之極，一遇風暴，便倒骨牌般，給吹到七零八落了。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八日《新生晚報》新聞，其標題為《隨風而去》：

「颶風巴美娜過港，調景嶺難民受損較重，部份竹棚蓋搭小屋，被吹毀者不少。近海旁的四個糞坑，有三個被吹落海。糞坑內有兩個人，亦隨風而去，墮落海中……」

颱風把整個糞坑吹起，而糞坑內有人在解決，於是亦都隨風而逝，簡直將悲劇和喜劇拉得最接近，既悲情亦滑稽。



調景嶺攝於上世紀八十年代

不過，調景嶺在各方救濟（包括教會及社團等）之下，開始蓋建石屋平房，不再過着木棚生涯，更毋須害怕颱風落雨了。

慢慢地，調景嶺就演變成一個小市鎮了。

調景嶺有着很多傳奇故事。

一美元建校，調景嶺信義中學的發端充滿着傳奇色彩。

當調景嶺難民滯留在摩星嶺時，他們搭着棚架過

活，自生自滅，尤其小孩子沒書讀，在山頭野嶺亂跑，虛耗時光。而難民之中有五名挪威牧師和一位南開大學學生高尚武，見到兒童們懶散怠惰：「決不能讓他們荒廢學業，籌辦學校！」

但經費呢？

大家挖穿袋子，合共也不過只得一美元，可見窮得要命。

「好，就憑這一元美金創辦學校吧！」

他們向英軍借用了摩星嶺附近的一間破舊軍營，那營房沒有窗，也沒有門，空洞洞，黑沉沉的。

開學了，沒有椅子，沒有黑板，大家要站着上課。

後來，牧師們四處出動，向商店募捐載罐頭的木箱做椅子，用木板放在學生的膝頭上做書桌。牧師們更向書局募捐文具和書籍，學校總算有了「規模」，學生共有二十二人。

不過，政府要把摩星嶺難民遷去調景嶺，學校竟連破舊的營房都要失去了。

「不要灰心，重新開始吧！」

牧師們就在調景嶺山頭自搭教室，初時只能用木條和草蓆搭成，三年後，幹得有點成績，再由蓆棚教室改

建為木板教室。

一九五七年，又增建七間磚石堆砌的教室，直到一九六一年獲「挪威救濟協會」撥款擴建校舍，亦由信義改名慕德，甚具規模，於是一元創校的教學奇蹟便傳誦至今了。

幾許滄桑調景嶺。

本來是鐵嶺遺民，但大家奮鬥求存，改善生活，安居樂業，全盛時期人口多達二萬，非常興旺。居民因為捱過甘苦與共的日子，所以變得很齊心，也因為早期難民不乏國民黨官兵，所以有着共同的意識形態，每年雙十節，青天白日旗四處張掛。

一九六七年六月廿八日《新生晚報》對調景嶺的報道：

「廿年前一片荒山野嶺的調景嶺，今日已蔚然成為小市鎮，居民和平相處，異常融洽，別有一種氣氛，這是其他衛星市鎮所沒有的……調景嶺現有小學及中學共九間，這由教會主辦，並設有診療所，為居民療病……調景嶺一項特點，乃係青天白日旗仍隨風招展，意味此等忠貞份子並沒有改變……」

不過，隨着清拆，這地方已成歷史陳跡。

香港裸運奇人連伯氏

人類係最複雜嘅動物，每做一件事都要有解釋，例如剝衫裸體，理論多籮籮。

當我們係老友，話之男定女，在私家地方脫清光，我們就美其名為「袒裎相向」（英文叫做NAKED）。

當閣下在大庭廣眾三唔識七嘅場合，除晒衫示人，咁嘅行為係變態，叫做「露體狂」(EXHIBITIONISM)。

當成族人，有識有唔識而一起除衫褲走走下，曬下太陽，做下運動，係健康嘅，毫無邪念嘅，此之謂「天體主義」（NUDISM）也。

唉，講到最終，還不是同樣一個動作——剝衫露體罷了。

古希臘文化是裸的文化，那時的人一定着得很少，甚至唔着（最早的奧林匹克世運，出賽選手全部赤裸），遺留下來的藝術痕跡反映在那一大堆的裸體石像和銅像上。但隨着社會制度和禮教意識形態的綁束，人類文化愈來愈是「衣著整齊」，雖然間歇地冒出一些哲

人大呼「回歸自然」，但遭世人歧視，甚而視之為「怪物」，「乜嘢天體呀？不文，不雅，荒淫，一於禁止，禁禁禁……」

直到十九世紀末，天體運動開始在歐洲出現，提倡「人類文明大剝衫」，竟成一門派哲學，稱為「隱逸主義」（GYMNOSOPHY），說是仿效古印度之隱士，衣著極少，甚至全裸，修神秘主義和禁慾主義云云……

首先是德國（其時稱普魯士）倡導。一八O六年，法普之戰，拿破崙大軍攻陷柏林，德國人為雪國恥，進入冗長的地下反抗活動。一八一一年，中學教師FRIEDRICH LUDWIG JAHN將體育課首次納入中學課程，鼓吹「強身救國」；他經常帶領學生在野外遊戲，為了解除束縛，人人除晒衫褲，袒裎相向，而且運動不忘論政，此之謂「政治浪漫主義」（POLITICAL ROMANTICISM）。

發展落去，德國人開始迷戀自己的身體，別人的身體，「裸是一種文化」，NACKTKULTUR，英文叫NAKED CULTURE：「裸是身體的解放」，FREIKORPERKULTUR，英文叫FREE BODY CULTURE。就係呢種咁嘅精神，使到德國人相信大哲

學家尼采的「超人」信念和「優異品種」民族觀念，導致上世紀三十年代「納粹主義」的興起。

好了，花費吃咁多口水，講吃咁多背景，主角好應該登場，他就是在中國大地上第一個舉辦天體運動的「大人物」——連伯氏和他的「香港天體會」。

根據香港社團註冊紀錄，「香港天體會」（HONG KONG NUDIST SOCIETY）於一九三二年三月十日成立，會長名叫H.E. LANEPART，中譯有林伯氏、連伯氏、廉伯氏不一。

「連伯氏究竟何許人？」你一定會問。

連伯氏天體照。

此位仁兄自稱德國人，在某洋行擔任的職務是德文秘書，兼任英文學校教員。不過，有人表示懷疑，這連伯氏如果真是德籍，則其後日軍佔領香港時，他便不會被關進集中營，直到戰後才釋放出來。也許，德國是現代天體運動發源地，這連伯氏精神

Hong Kong's Sunbathing Association

Founded in 1932 as the Hong Kong Nudist Society by Mr. H. E. Lanepart, (left) the Society adopted its new name (above)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is an officially registered organization. Its main objects are the encouragement and practice of home life in the nude, in the open, in secluded places away from public view. It has an island in the waters of Hong Kong where most of its activities take place as the pictures (approved by its members) in this page portray.

連伯氏與天體會簡介。

認同，以德國人自居也有可能。

一九三二年，「香港天體會」成立，獲政府批准為合法社團，而且在西報刊登廣告徵求志同道合者，初時只得八位會員（五男三女），後來人數多到百幾人，於是獲給予沙田拗「香粉寮」作為活動基地。

這「香粉寮」係個小山谷，還有小溪及一潭水，該地盛產香樹，只要將香樹木磨成香粉，便可以製造拜神的香枝，因此就叫做「香粉寮」了。

香粉寮，令人有非非之想。

連伯氏為推廣裸體運動，曾在現場舉行記者招待會，歡迎攜眷參加，聲明參加者必須剝晒衫全裸。

嘩，出人意料，參加者甚眾，男女各佔半數，雖差不多全部洋人，亦有開明之華人雜於其中。

到了香粉寮會場，大家把衣服全部脫光，各適其適，游泳的游泳，行山的行山，你看我，我看你，怡然自若，毫無半點邪念。於是拍照留念者亦有之，看見曲

線美麗的，請她擺個甫士，不但不會拒絕，甚且對身體任何部份，也絕不掩飾，大膽作風，一時傳為美談也。

這連伯氏見裸體運動已在香港萌芽，進一步要在假日中環市面舉行會員裸體遊行，藉此聲勢廣作宣傳。他向政府申請：「為推廣天體運動希望在中環舉行裸體遊行。」

嘿，真係壯舉也。

其時男女會員已有數百，聲勢相當不俗。連伯氏已選定遊行路程，屆時剝晒衫褲，由畢打街，行入遮打道，至皇后像前散隊。看來，定必好哄動……

「這個嘛……」官老爺感到頭痛。

香港的報章已經開始廣為宣傳。

「屆時會惹來很多人看熱鬧，秩序一定會大亂……」

「好可能引起騷動」。

唉，連伯氏等人有膽剝衫，但官府們冇膽容許過關。

「遊行不能批准。」

於是，中環裸體遊行，被迫胎死。

市民滿心以為有嘢睇，如今落得個一場歡喜一場

空，非常冇癮，突然有人提出：「既然春滿香粉寮，一於去嗰度睇嘢！」

嘩，真係帶埋望遠鏡，去到「香粉寮」附近山頭，偷窺下去……

「哈，哈，好過癮呀！」

就這樣，天體會不勝其擾，這無疑是對裸運的一種摧殘。

而第一號無情殺手，就是山頭的惡蚊，它們不會憐香惜玉，對那些毫無防禦的嬌嫩之軀，不斷突擊，盡情摧殘……

「不得了呀，咬死人呀！」

於是，天體會召開大會商議，決定找一個沒人能夠輕易到達的海灣作為活動場地，終於選中了青衣島西部一個海灣作為活動地帶，該海灣名「鑊底灣」。每次去裸運，須要乘坐遊艇，自然非一般人可以，就這樣，天體會不再受到騷擾了。

從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青衣島因為裸運又出了名。好奇人士仍有不甘心者：「一於摸去鑊底灣睇嘢！」

但鑊底灣不易找，其時經常有人在荒山野嶺迷途，

因此更增加鑊底灣之神秘感也。

一九三二年裸運在香港，可說係全中國首創，連其時最摩登的上海仍追不上，只得個羨慕。

當年十二月上海《時代》畫報圖文介紹《遠東裸體運動》：

「天體會法國學者林白氏，聯合中外人士，提倡裸體運動，震動全港，有反對者有贊成者，結果他還是每星期領導着一班自然主義者去實行他們的裸體運動……但在這遠東禮教之邦，舊時代快要崩潰新時代尚未成熟的時間中，其命運的前途，隨處都是障礙啊！」

香港裸運的新聞很快便傳遍各國，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廣州出版的《華星三日刊》，刊登有關《廣州裸運之動機》的新聞，似乎廣州有人搞裸運。該新聞這樣說：

「本港沙田天體會，自去年成立，以迄今茲，未見有蓬蓬勃勃之勢，而反奄奄若不克振，入夏以來，前赴彼間裸運者，未見其若何興高而采烈也，即其有之，亦為參觀而來，或藉以一瞻裸女曲線美，即飄然引去……人之對於連伯氏，亦皆以滑稽視之矣，然衰於此者或盛於彼，上海方面，已聞發起有人，而廣州方面之組織，

更有足紀者……」

上海要搞裸運，廣州又要搞裸運，香港的連伯氏確係起着承先啟後的作用也。

不過，再睇落去，又幾好笑，因為該新聞說：「廣州人對於裸運，雖不如港人得風氣之先，然其秘密組織，如酒店中之女傭磨鏡黨，與日前破獲之裸體攝影等怪劇，則已行之有年……」

這簡直激死人，竟將裸運與色情秘戲混為一談。所謂「酒店中之女傭磨鏡黨」，係指那些「自梳女」不落家，為解決性苦悶性饑渴，便在酒店開房大搞同性戀；至於「裸體攝影」更加離譜，係變相脫衣舞，由美女解衣，讓所謂之「拍友」任睇唔嬲。

如果讓連伯氏知道咁就係裸運，一定可以將他氣死也。

該新聞又提到西關早就有裸運：「西關一帶破落戶，深房邃室中，時有此秘密勾當，是廣州人之對於裸運，已有其潛在之好尚……」

沒錯，西關原係廣州有錢佬聚居之地，那些富家子弟抽鴉片豪賭敗家，生活荒唐，招攬色情男女，日日夜夜性狂歡，頹廢到極也。

未幾，西關之「裸運」就被視為投機事業，該新聞指出：

「某氏者，故家子也，以其有利可圖，遂擬集資購附近西村地址（即舊廣雅書院址），以為天運場，其中佈置，則以近涌一隅為水浴場，範以崇垣，內具亭閣，其他體育器具，如網球場、鞦韆架、高爾夫球場等，莫不應有盡有……其入會費收取甚昂，月中費用，亦須會員負擔，有攜挈艷侶來遊者，則每一男子，亦徵費五元，女子三元……」

這個裸體俱樂部的場地四周是圍着高牆，會費甚昂貴，每次到來作天體遊玩另收費三至五元（其時一般打工仔每月收入十到二十元左右），簡直係有錢人士才有資格參加。

不過，其時之廣州官老爺一日三變，突然提倡讀經，恢復禮教，整肅風化，對此種「超時代運動」一於查禁，結果這西關天運場被迫收檔了。

在香港首創天體運動的連伯氏，確係奇人一名。可惜戰火摧毀他的裸夢，香港淪陷，連他載送會友去鑊底灣的遊艇都被日軍充公，捱足三年零八個月……

好了，黎明終於來了，而連伯氏已經五十歲，但仍

希望重拾裸夢。一九四八年香港修正「社團註冊條例」，所有戰前成立的社團都要重新註冊，連伯氏將香港天體會改名為「香港日光浴會」，英文稱為HONG KONG'S SUNBATHING ASSOCIATION。

可惜，時代和精神面貌已變，三十年代發源自德國的裸體文化，因納粹戰火，已全面破落。連伯氏的天體運動無復戰前之興旺，甚且每下愈況，再加上他私人在港的生意亦一蹶不振，活動舉辦得愈來愈少了。

不過，香港人以前對性缺乏了解，因而產生好奇，連伯氏的天體會活動每次舉行，報章總會視為新聞，他就係新聞人物了。

不過連伯氏最大的新聞卻是他晚年與太太的婚姻糾紛，他的太太是中國人，名JULIA WONG，初時是他的女管家。連伯氏在家是赤裸身子的，嚇跑所有女傭，「喺，點會咁㗎！」偏偏茱麗亞「視若無睹」，當裸體冇到。一九五八年，連伯氏與茱麗亞結婚。

嘿，一結了婚，茱麗亞的真面孔露出：

「死佬，喺屋企除晒衫褲行來行去，打得你少呀！」

嘩，真係打㗎！

和平主義者的連伯氏忍無可忍，在一九六二年連發五張告票向法庭控告老婆：「我兩個月內俾佢毒打五次，成身傷痕，我要同佢離婚！」

茱麗亞對天體運動毫不支持，間接導致天體會的衰落，原因很簡單，竟連會長太太都不參加，其他會員也就不見踴躍了。

回歸自然，天體留影。

法庭上的五張告票，連伯氏還是撤銷，可是，接着不久，連伯氏逝世，時為一九六三年初春。死時身後蕭條，幾至無以為殮，結果舉行火葬，而參加葬禮之人，遠較參加天體運動者為多。死了的人總比活時更受同情和尊敬，沒人再嘲笑他滑稽，相反，開始提出他的優點……

記得，連伯氏創倡維護自然生態與環境衛生，他的哲學：「自然是美的，回歸自然更美。」他平時崇尚素

食，因為素食係和平主義者心態。他每天都要從九龍渡海，往港島上班，他在船上，慣常巡視一周，見甲板上有廢紙煙蒂，便會俯身執拾，見搭客有將雙腳擱於前排椅上者，便會好言勸其擱下……

連伯氏雖死，但香港的裸運並未完全消失，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新聞：

「香港日光浴會於前晚舉行室內裸體參舞會，歡宴美國西部日光協會會長約翰遜夫婦，參加男女一絲不掛，地點在油麻地佐敦道與彌敦道交界一私人寓所內進行。」

「當晚黃昏，天體會員及嘉賓先後到達，為表示志同道合，男女到場即將衣裳脫光，先來一道雞尾酒，彼此談笑甚歡。敘餐開始，主菜為辣椒湯，由會長施維連及若干會員親自下廚……餐後，有舞會聯歡，至深宵始散……」

該新聞標題：「赤條條，辛辣辣，天體餐會，別具風趣。」

類似的天體室內PARTY，相信亦曾經舉辦好幾次。

香港騎呢犯案事件

擄劫油麻地小輪

「搭渡海小輪，竟然被綁票！」

一九一八年某夜，最後一班開往中環之渡海小輪，竟在海面上失蹤，船上有男女廿三人，令當時警方非常頭痛。

那個年代最興標參，歹徒不論貧富，標得就標，贖款大小通吃。船上廿三男女被歹徒收藏在隱秘地方，迫令其家人出錢贖參。

小輪被劫，神秘失蹤，當然轟動全城，一時間江湖頗多傳言，有云擄匪一劫得小輪，立刻駛去荒僻的島嶼停泊，把小輪髹上另一種顏色，始行呼嘯出海而去。

匪幫神通廣大，而廣州治安方面，又不肯與香港合作，故被擄小輪及被擄男女，八十多年來都石沉大海，成為香港懸案之一。

據說，當年被擄之男女，其家人千方百計與擄匪接觸講數，而受害者獲釋歸家後，都怕得要死，未敢向警方銷案，當然害怕歹徒報復。但事隔很多年後，此案內幕才由一名被擄者洩露出來。

當年香港海盜非常猖獗。

小海盜拍照顯威風。

該名被標參之搭客，是「奇香罐頭廠」的陳主任，他講述當年事……

話說中山斗門，荔枝山的大天二黃卯帶同兄弟去澳門遊玩，買了幾枝手槍，賭了一輪，順道來港。黃卯好賭，在深水埗賭檔搏殺，豈料輸乾輸淨，登上油蘇地小輪回程港島之際，黃卯突然發窮惡，率同兄弟拔槍劫船。

當時船上連舵手、伙伕、水手及搭客等不過廿三人，身上財物有限。黃卯控制小輪之後，將之駛去昂船洲，沿珠江北上，躲藏起來。事發後，乘客家屬、小輪公司、甚至警方都茫無頭緒……

後來乘客家屬接得通知，秘密講數，因家庭環境各有不同，贖金參差，但黃卯饑不擇食，大小通吃，廿三人的贖參總數，計埋唔夠六千元。而奇香罐頭廠陳主任算是肥參了，需要付出六百元才能贖命。

海青幫炸彈驚魂

戲院之內放置炸彈，觀眾給炸到屁股開花，罕見的犯案作風。

遠在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戰爭結束，香港光復之後，所謂「炸彈黨」曾經橫行一時，好得人驚也。

戰後的香港社會百廢待興，簡直納納亂，突然酒樓茶室戲院紛紛接得打單信：「除非付款十萬，否則放炸彈炸到七彩！」

發信人署名「海外青年行動派」（簡稱「海清派」），至於其內部組織、黨員人數、領袖人物，無人得知，警方偵騎四出，亦無法得到半點線索。

「嘿，簡直作大靠嚇，冇料到！」

初時人人半信半疑，而大膽者索性不理會，直到某夜上環高陞戲院正上演粵劇之際，就在觀眾座位下，發生「隆」然巨響，座上觀眾給炸到飛起，立時屁股開花，一時間人人走避，互相踐踏，場面悲壯，立刻引起滿城風雨。

初時酒樓茶室戲院接獲海青派打單信，都當佢冇到，以為係惡作劇，豈料上環高陞戲院座位之下炸彈爆炸，觀眾屁股開花，才知乃「堅料」，頓時人人自危，至此海青派那種恐怖手段令市民不寒而慄，紛紛屈服，而警方卻又疲於奔命，難於應付……

不過，這「海外青年行動派」份子亦曾兩次失手。第一次是其中一名份子手上捧着一個瓦盅，行到皇后大道中的得雲茶樓門外，忽的「隆」然一響，炸彈自行爆炸，該匪自食其果，被炸斷了雙手。

第二宗，其中一匪正約好事主在尖沙咀漆咸道的一棵樹下交款，當他們正在收款時，一名探員突然殺出，在他的手槍指嚇之下，該匪束手就擒。

不過，被捕之匪徒相當口硬，死也不肯供出同黨，直到兩年之後，其他黨羽在廣州先後落網，一共五人被捕，再加香港二人，這「海青派」最少七人以上。原來他們在對日抗戰時期，曾參加游擊隊，隸屬爆破組。但和平之後，生活困頓，不得政府照顧，唯有鋌而走險，到處放炸彈，打單勒索。

此乃絕對的時代悲劇也！

毒玫瑰台灣落網

「你判我死刑好嘞，我唔想一世坐監呀，你判我死刑喇！」

嘩，係一個女人在法庭聞判之後，當場嚎陶大哭，並雙手緊抓着法庭欄桿不放，聲聲哀求法官改判死刑，真係非常煽情也。

你一定問：「呢個女人乜料呀？」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香港一九七四年爆出一件震驚社會的「大毒案」，牽涉幫會與執法者勾結，毒品價值數千萬元，毒梟之中有男有女，其時媒介渲染此事，替那些女毒梟冠以「大毒后」及「毒玫瑰」之綽號。

沒錯，二十二歲姓楊的已婚女子，外號「毒玫瑰」，果然神通廣大，在她拘留在上水警署時乘如廁之際，竟「借水遁」，跟着逃往台灣，豈料弄巧反拙，因為台灣政府對販毒有嚴峻的政策。

毒玫瑰在台灣落網，經審訊後，一九七五年二月二

十七日，法庭判決無期徒刑，而判決書指出：「我政府於戡亂時期為肅清煙毒，防止共匪毒化、貫徹禁政……對於販賣毒品之犯罪人依法原應論處死刑……」

法官鑑於毒玫瑰年輕兼在香港販毒，不應處死，就判她終身監禁。

當時毒玫瑰聽到法官宣讀「無期徒刑」四字未了之際，立刻大哭起來，雙手拚命抓着欄桿，不肯離庭，聲聲「你判我死刑喇」！

因她不肯離庭，旁聽者亦不肯離去，於是法庭內人聲嘈雜，十多名庭警大聲鎮壓，強扯毒玫瑰離席，她全身癱軟唔識行，庭警開硬弓，把她挾起，記者眼明手快，「卡擦」……

牙痛逃獄奇案

「大人呀，我隻牙好痛呀！」香港開埠的逃獄奇案以此最為搞笑，犯人在法庭借牙痛而逃遁無蹤，實在一絕也。

首先講講該犯人，他是著名的外國騙子，名叫加登勒・弗萊，他買空賣空的開設了一家「加登勒洋行」，自稱是駐華經理，四出騙取貨物，不久就被人揭穿，捉將官去，拘押在維多利亞監獄。

一八六九年九月二十四日，高等法院票傳加登勒出庭候審，由獄警麥唐納押送出庭，當審訊完畢之際，加登勒突然叫着：「我隻牙痛得要命呀！」

他請求獄卒麥唐納帶他去看牙醫，好心的麥唐納便帶他去公立醫院找牙醫，豈料經過一間酒吧時，加登勒叫着：「我頂唔順呀，我要飲杯啤酒止痛……最多我請埋你飲啤酒囉！」

獄卒麥唐納一聽到有免費啤酒飲，當然飛身撲上……

這騙子當然是假裝牙痛，其實伺機逃走，而麥唐納不知有詐，中了狡計。就這樣一連經過幾間酒吧，每間進去喝一杯「止痛」，麥唐納唔執輸照喝可也。如此如此，麥唐納喝得半醉，加登勒就借尿遁，從酒吧後門溜去無蹤。

麥唐納發覺後，只好面懵懵回監獄報告。

後來麥唐納在法庭受審，裁定失職，被判罰五十大元，並遭撤職處分。

挖隧道盜銀庫

「吓，批金條變晒磚頭！」

香港開埠奇案至今未破者以此宗最為誇張，一八六五年八月中環的西印度銀行被神秘爆竊，失去十多萬元（其時屬龐大款項）和大批金條。

最搞笑，銀行被爆竊了一整天尚未被人發現，直到翌日職員開啟銀庫，打開載錢布袋，始驚覺全是沙石磚頭，袋袋如此，才知道被竊匪偷龍轉鳳，洗劫得一乾二淨。

銀行不敢聲張，恐影響存戶心理，只通知警方，由他們秘密查究，但因事隔一整天，賊過興兵，再也追查不到。

這西印度銀行是一所以石磚建成的建築物，甚至存貯金條和銀錢的銀庫亦非鋼筋鐵板構造，因此給匪徒窺破弱點，設計盜竊。

匪徒先在銀行隔鄰開設米舖，表面經營食米生意，

每天利用貨車（人力手推車）載着一包包的東西來，還有幾個夥伴，天天把一包包的米抬入店裏，有時也把一包包的東西推了出舖運走，習以為常，掩人耳目，銀行中人也沒有注意，誰也估不到每夜匪徒在店裏挖掘隧道，通過隔壁銀倉，靜靜把金條銀紙一袋袋搬走，並以偷龍轉鳳手法，將石頭沙泥放進袋裏，神不知鬼不覺。

匪徒得手之後，立刻結束米舖，逃之夭夭。此案至今仍屬懸案，而匪徒爆竊之手法，當時被稱為港英歷史上的首宗。

美國領使當街強搶犯人

「美國領事當街強搶犯人呀！」

開埠期的香港奇案古靈精怪，非常搞笑。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美國駐港領事基南氏，為了否定本港英國法庭對美國海員有審訊裁判的權力，竟當街強行搶走犯人，立刻轟動一時。

基南氏於一八五三年七月抵港，任職美國駐港領事。

話說當時美國商船「馴鹿」號停泊在港內，船上有一名木匠是英國人，因為與美國船主尼哥拉不和，被船主虐待，遭受鞭打後又被鎖起來。後來這木匠向本港法庭控告船主虐待，而法庭受理……

因事情涉及美國商船，基南氏就要出頭了，他認為美國停泊在本港內商船上的人員，不應受本港法律約束，與本港輔政司發生歧見，雙方曾用書面討論此事。十月二十三日開庭審案，法庭當日裁定船主罰款五十

元，並賠償木匠二十五元湯藥費。這時基南氏在庭上旁聽，他當庭反對法庭受理此案，認為事件發生在美國船上，本港法庭無權受理，而船主尼哥拉亦拒絕付罰款，於是法庭下令將尼哥拉帶往獄中拘押。

就在赴監獄途中，基南當街把尼哥拉搶走，並將他收藏在另一隻美國商船「鮑哈丹」號上，事態非常嚴重……

政府為了尊重美國外交人員的權益起見，不便輕率從事，因此特由警察總監梅氏親自出馬，到「鮑哈丹」號上去交涉，要求他們交出「馴鹿」號的船主尼哥拉。

但鮑哈丹號上的負責人對於梅總監的要求，既不拒絕，也不合作，只是不加理睬，梅總監無奈，動手在船上找了一陣子，無功而回。

這時，此趣案已經鬧得全港皆知，有人不值基南所為，也有人稱讚他的大膽。

到了十月廿七日，這案更火上加油，因為旅居本港和中國通商口岸的美國僑民，以及當時停泊在中國領海的美國商船船長，竟聯名寫了一封信慰問基南領事，表示支持他的行動。但香港政府則決定對基南的行為提出

控訴，通告在十一月一日出庭答辯。

基南被控的罪名是越軌搭救罪犯、脅迫及毆打公務員。但船主尼哥此時卻忽然將罰款繳付了，因此律政司便授意法庭撤消對基南的控案，理由是尼哥拉並未被法官因拒付款而判收監，既然法庭未明令尼哥拉要拘押入獄，基南搭救犯人的罪名也就根本不能成立了，所以控方自動撤消此控案。

當然，我們不難看出，這是英美雙方各讓一步的協議，無必要弄得太僵，畢竟屬芝麻綠豆之風波吧。

開埠首個女死囚

「我要斬死妳！」

香港開埠第一個女死囚，是個家庭主婦，名叫關麗珍，一九四一年二月在西環羲皇台自己的家斬死了四個人，上演恐怖之極的滅門慘劇。

關麗珍與丈夫趙作結婚多年，趙乃英美煙草公司推銷員，為人和善，而關則性烈，日間在西環擺煙仔檔，因沒能生養子女，其夫便遵從母命納妾，結果誕下二子。

妾侍亦從此恃寵生驕，經常與關麗珍發生口角，使關恨極惱極，咬牙切齒的說：「我遲早斬死妳！」

於是，二月的一個晚上，趙作應酬未歸，關麗珍在廚房拿出一柄菜刀來，把該妾亂刀斬死。兩個小兒子嚇得號哭，關一不做二不休，一刀一個，斬瓜切菜，斬得性起，闖進家姑房中，見她在牀上睡着……

因為在每次口角中，家姑都幫着妾侍罵關，關頓時

新仇舊恨湧上心頭，手起刀落，狂斬狂殺，全身沾滿鮮血，直到菜刀已經斬崩，她才肯停手。

好了，趙作夜歸，赫然見滿地鮮血、四具死屍，還有滿身鮮血的關麗珍坐着等他，她深沉的說：「你早點回來，連你都斬埋！」

此案轟動全港，乃開埠以來未見者。

一九四一年八月，關麗珍被判繯首死刑，同年十二月日本侵佔香港。

叫聲「鬼婆」判坐監

「鬼婆，鬼婆！」

嘿，好一件別開生面之「鬼婆」訴訟案，真係講出來都冇人信也。

香港人愛沿襲廣州話，對洋人稱「番鬼」、「鬼佬」、「紅毛鬼」，稱洋婦為「鬼婆」、「鬼妹」、「番鬼婆」等，而洋人亦知廣州話之「鬼」即係DEVIL，惡毒之意，因此非常反感。這「鬼佬」、「鬼婆」，在香港殖民地曾一度被視為侮辱性語言，於是就爆發以下的戲劇性事件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在香港寶靈道，一名苦力駱春正與兩個同伴在路上走着，迎面而來兩個洋婦——其中一個叫陳多蓮（丈夫可能是中國人）。兩幫人擦身而過，未幾洋婦陳多蓮轉身，因為她聽得有人叫她「鬼婆」，於是撲上去與駱春糾纏；結果鬧上法庭，開展史無前例的「鬼婆」訴訟案。

五月二十八曰，中央裁判署羅顯勝法庭審訊此

案……

原告人陳多蓮說：「廿六日上午五時，我和我的女書記沿着寶靈道去教堂，書記瑪利在前，我則在後。當時我想叫我的女書記，乃呼之『瑪利，瑪利』。不料被告亦跟着呼喚，且叫我做『鬼婆』。我沒有理會他……又見被告用手指着再叫『鬼婆』，隨笑隨叫，更而加入一些不禮貌的語言。」

駱春雖然否認，法官還是判其有罪，罪名為「對原告陳夫人有不禮貌的行為。」

法官對駱春說：「你應該管理自己的口，不要隨便說話。」

結果駱春被判處罰款二十五元，或坐監一周。

首名貪污入獄警員

香港歷史上第一個貪污警員而被判監者，你道是誰？

此事發生於一八六八年，主角是一名洋警察，叫做羅倫斯。

早在一八六六年，港督麥當奴爵士就曾公開抨擊當時警隊貪污嚴重，而結果兩年後這羅倫斯就給「祭旗」了。

羅倫斯的貪污，是向建築商收黑錢。

你一定覺得奇怪，何解建築商又與警方有利益關係？

原來開埠初年，政府行政未上軌道，更遑論有工務局之設，監督樓宇建築的工作就交由測量司署管理，而警察則負責檢查建築樓宇及材料等是否合符規格，由此得見其時之警員除好多嘢做之外，更有好多財路也。

而這羅倫斯就是警察派駐測量司署的一名建築物督察……

「哈，哈，發達囉！」

當時他因向一名建築商勒索五百元，作為不檢控其建築不符規格的條件，而被測量司署揭發，一經調查，發現此君飛擒大咬，竟然已收二十多次黑錢，涉及錢財幾千元，而在當時，這數千元已是相當龐大的數目。

嘩，真係轟動一時呀！

案件在當年五月十一日開審，一審就審了兩個多月，貪污罪名成立，按察司在判案時指出：「貪污是極其嚴重的罪行，貪污行為對社會風氣有嚴重的影響，同時使負責維持治安及執法的警務人員蒙受污點，因此重判入獄兩年，另外罰款五百元。」

香港性奇譚

香港酒樓女招待之始

上世紀初，香港民智未開，而「男主外女主內」觀念根深蒂固，婦女是不可以在外工作的，以免其拋頭露面，有失家風。

不過，大時代衝擊之下，女人突然抬頭，昂首出來社會工作了。

時為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發生，六月十八日省港大罷工，跟着廣州發生「沙基慘案」，二十五萬香港工人步行上廣州，支援示威大軍，搞個天翻地覆……

「老婆，國家大事冇你份，留喺屋企，等我消息吧！」男人對女人說。

果然好悲壯，大罷工延續九個月，大部份香港的華籍男人都湧向廣州，搞到香港經濟蕭條，百業不振，而女人們又困囿於家中，非常苦悶，非常無奈。

當時的茶樓，顧客是清一色男人，而茶樓職工也是全男班。

「班工人全部返上廣州罷工，」茶樓老闆非常苦

惱：「重搵乜嘢人開市，唔通要執笠不成？」

倒是中環的「高陞」茶樓主事人夠膽識，首倡聘用女工，最初只聘三名女茶博士，其中一妹叫羅蕙芳者，年華雙十，身材豐滿，貌亦中姿，招待顧客，殷勤有禮……

茶客一時驚艷，口碑傳開：

「去高陞，捧靚女場呀！」

連西報的洋記者都認為係創舉，特由某華人同事引導，到高陞一睹女招待之風采。他一見蕙芳，即讚她大方漂亮，以其招待得好，下樓時贈貼士五元一張也。

次日西報刊登了這個消息。

未幾，《華星三日刊》更刊印蕙芳肖像於報端。

後來羅蕙芳——香港的第一個女招待，嫁給某殷商之子了。

不過，高陞最出名靚女還有一個，芳名喚作阿傾。阿傾二九年華，儀態萬千，「真有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之魅力，她淡裝而不濃抹，最得人憐者，就是兩頰有異相，兩個梨渦，一深一淺，因此茶客又美其名為鴛鴦面，而不呼阿傾了。」（其時報紙的作者這樣寫）。

這鴛鴦面也真的別饒姿媚，手持茶煲，柳腰款擺，

在斟茶時，橫波一笑，茶客皆為之魂銷。傳說，高陞有了鴛鴦面之後，早午晚茶市特別旺盛。如鴛鴦面告假，茶客沒有得見她面，則悒悒不歡也。

這個阿傾在高陞做了幾年女招待，卒為一軍人奪得，而不久軍人陣亡，她又復出，但不作女招待，而作導遊女（塘西禁娼之後，妓女化整為零，很多開設所謂「導遊社」，其實乃變相之妓寨），易名為莫傾城。她本名阿傾，改名傾城也雅而不俗的，每日出鐘特別多，因為這時已是抗戰時期，由廣州來的人越多……

「這莫傾城曾是高陞最靚的女招待！」

「這莫傾城新寡文君特別風情！」

消息傳開，人皆爭相親近，這莫傾城便成為導遊女子之花魁了。

不過，香港淪陷之後，她就不知何處去了。

「港女有三義」妙論

上世紀五十年代荷里活「波霸」未入侵之前香港婦女的「胸脯美學」又是怎樣的？

嘿，講出都冇人信，但又千真萬確，香港婦女崇尚平胸，胸衣愈窄愈佳，乳房被阻止發育，因其時審美觀念：以女子身段輕巧為貴，大乳闊臀者會被譏為粗俗村婦。

沒錯，戰後荷里活電影中的波霸大規模入侵，香港婦女才開始接受外國女星曲線美之觀念，覺得女人乳房確有膨脹必要，於是解放開始，乳罩取替窄得透不過氣的胸衣。

但舶來乳罩不合香港婦女SIZE，怎辦？本地洋服店想出妙計，提供度身定製乳罩服務，一九五三年報紙《娛樂之星》有此廣告：「蜜運牌乳罩，度身定做，舒適美觀」，唔到你唔話誇張也。

義乳亦跟着流行，街上女人個個胸前偉大，未幾更有義臀之出現，「某百貨公司近接美國某廠來信，並付來義臀樣本，新款輕便。該公司昨已去函定購義臀一批

來港……此種義臀用水棉質製成，富有彈力，遭受任何壓力，迅即復原。用法頗為簡單，只須佩在特製之內褲中即可，其形狀彷彿現在流行市面之乳罩。」（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工商日報》。）

時人譏諷香港女人有「三義」：義乳、義臀、義肚也。

何解「義肚」？舞女、黑市夫人等裝假肚釣「水魚」是也。

一九六九年就曾發生過真假「波」之爭，非常有趣。話說當年三月，英國著名電影男星米高堅（MICHAEL CAINE）來港，在接受訪問時，批評本港女人：

「她們有美麗的臉龐，但身材不足，大都胸部平坦，只以義乳撐起，渠不知是否彼等日常進食之物影響其胸部不發育，或者在十餘歲時欠缺運動鍛練所致，香港醫生應注意其事……灣仔區有類於倫敦之蘇河區，所不同處，蘇河區女人多是胸前偉大，而灣仔所見者，多是裝胸作勢而已。」

阿堅哥之偉論一經發表，引起香港女人及男人都不滿，報紙紛紛撰文反駁，大爆其時香港肉彈女星之胸圍

尺碼，有意向米高堅挑戰：

「最近英國電影紅星米高堅在港高談闊論香港女性『假波』，簡直豈有此理。曾在星海浮沉中有名氣的白光、張仲文、夷光等，她們的胸圍都是在三十六吋以上的，可見論說謂香港女性胸脯平坦，立即引起本港的肉彈明星一致反擊。事實上，本港著名大胸脯女星江丹，胸圍便達到四十吋，媲美十多年前的『大胸脯』珍羅素。就是狄娜，她的胸圍也達三十八吋……至於孟莉、傅儀、于倩等女星，胸圍也有三十六吋之間。所以，香港肉彈着實不少。米高堅之言不足信也。」

跟着，我們的狄娜小姐立刻公佈其三圍數字：卅八——廿二——卅六，並宣稱：「我已經向保險公司買了三圍保險！」（見於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成報》）

全城轟動，竟成一時之佳話也！

狄娜

女媧煉石補情天

一九六〇年代香港好多女人崇尚曲線美，特別希望改進自己的胸脯尺碼，於是義乳大行其道，乳罩之內各展乾坤……

不過，假的沒有「質感」，很易被認出，而且偶一出錯醜煞佳人，萬劫不復，所以市面突然出現新興行業——整容院，其實那些自命「整容醫生」者，所「整」皆以胸（隆胸）為主，在報紙上登一段廣告，說得天花亂墜，只要顧客講個SIZE，立刻可以搞掂，而且收費不菲。

其時之隆胸手術，是用針注射石蠟，將肉彈打大，但相當危險，好些女人為此而喪命，其時之報章刊登好幾宗女人胸脯因注石蠟以招殺身之禍，跟着警方封舖拉人之新聞。

最悲情之「事實」，並非撈女才去隆胸，連家庭主婦都去隆胸，為的想討好丈夫，結果丟掉性命。

其時報章社評曰：「難道男女愛情只限於胸前肉彈？」

簡直多麼的諷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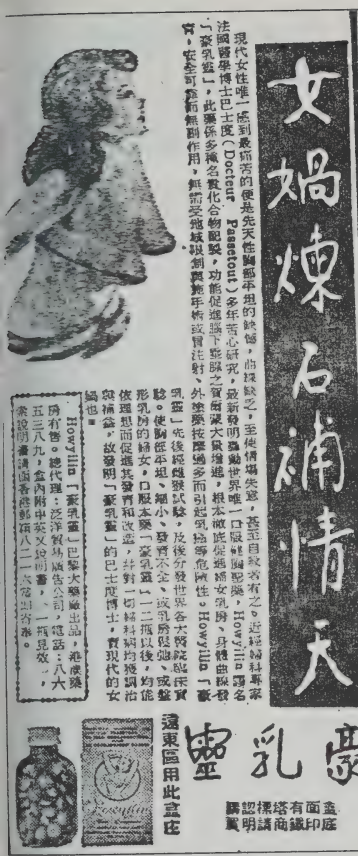
好了，怕了石蠟，敬而遠之。口服隆胸藥又在市面大行其道，而在報章做宣傳最多者，莫過於一隻叫「豪乳靈」的藥，而其宣傳語句設計得甚妙：「女媧煉石補情天」。

女媧煉石補青天，古老神話，怎麼改作「補情天」了？

唯有細看廣告內文：

「現代女性唯一感到痛苦的便是先天性胸部平坦的缺陷，曲線缺乏，致使情場失意，甚至自殺者有之。近經婦科專家法國醫學博士巴士度（DOUECTEUR FATSSET）多年苦心研究，最新發明轟動世界唯一口服健胸聖藥HOWYILIN，譯名豪乳靈，此藥係多種名貴化合物配裝，功能促進腦下垂腺之荷爾蒙大量增進，根本徹底促進婦女乳房，身體曲線發育，安全可靠而無副作用，無須受地域限制與施手術或注射與外塗藥按摩過多而引起乳癌等危險性……故發明豪乳靈的巴士度博士，實現代的女媧也。」

相當有趣，所謂「煉石補情天」，其寓意係：「煉藥令婦女隆胸以補救愛情。」



現代女性唯一感到最痛苦的便是先天性胸部平坦的缺憾，而採缺乏，至使情場失意，甚至自殺者有之。近經醫科專家法國醫學博士巴度（Docteur Pasedout）多年苦心研究，最新發明舉世唯一口服性胸聖藥，Howyllio 譯名「豪乳靈」，此藥係多種名貴化合物配製，功能促進腦下垂腺之賀爾蒙大量增進，根本徹底增大乳房，具體曲線發育，安全可靠，絕無副作用，無需受施手術或割開注射，外塗藥按摩過多而引起乳癌等危險性。Howyllio「豪乳靈」先後經歷試驗，及後分發世界各大醫院臨床實驗。使胸低平坦、細小、發育不全、或乳房鬆弛、或整形乳房的婦女，口服本藥「豪乳靈」一二瓶以後，均能依理想而促進其發育和改善，特對一切婦科病均獲調治和痛經，故發明「豪乳靈」的巴士度博士，實現代的女媧也。

Howyllio「豪乳靈」已駕大舉推出市，港澳藥房有售。總代理：遠洋貿易廣告公司，電話：八六五三八九，盒內附中英文說明書，一瓶見效，需說明書請函香港郵箱八二一號當即寄奉。

上世紀七十年代強調曲線美，健胸廣告各出奇謀。

由此得見，做女人胸脯生意，簡直可以撈個盤滿鉢滿，而最聲名狼藉一件事，就是一個「健胸專家」在銅鑼灣開檔，大個招牌，大幅整容前後照片以招徠女顧客。他好識把握女人心理，對女顧客們誘之以利：「如果能夠介紹新顧客到來隆胸，每個給佣金五十大元！」

於是，他的生意好到極。

那天有人介紹個陳師奶給他，林黛玉般身子，他說：「沒問題，只要注射十次，保證今夏去海灘穿三點式……」

嘩，太美妙了！

豈料注射三次之後，陳師奶胸口作痛，發高燒，呻吟無間，丈夫立即把她送去急症室，竟不治斃命。

醫生斷定：「乳部受一種石蠟質液體注射劑傷害，肺部脂肪敗壞，血管中毒，損及大腦！」

於是警方拘捕這位「健胸專家」，告上法庭，誤殺罪名成立，判入獄三年，而當他被押出法庭時，記者爭相獵影，他竟然掏出數十張「紅底」向天一灑，意謂：「老子有的是錢！」

沒錯，三年後，又是一名好漢——只要有錢，奈何！

整容術士王帝人

「整容術士掛羊頭賣狗肉！」七十年代香港社會開始富裕起來，女士們亦都愛靚唔愛命，紛紛幫襯整容醫生。那個年代，香港合格的整容專科醫生僅得六、七位。

要整容的人，不易找得門路，只好閱報找尋黃綠整容術士的廣告，因為這些人並非執業醫生，毋須顧慮被吊銷牌照，在報章上大做宣傳，搶錢可也。這些整容術士竟有幾十人之多，且其出身好得人驚，有些以前只是耕田大佬，有些只在醫院裏做助理，或做雜工，有些赴日本學習一兩個月，就以「整容醫生」自居。

這些所謂「整容院」分佈於港島銅鑼灣、西區及九龍旺角一帶，門面通常懸掛着一個大招牌，以很多整容前後的「美人」作招徠，院內還掛滿各類國際醫學文憑及獎狀等，以顯示威水史，其實只是掛羊頭賣狗肉，害人不淺。

例一，某婦找術士隆鼻，由於手術不靈，整個鼻子因化學藥劑發生變化而塌陷下去，面目浮腫發硬，使人

望而生畏。

例二，某女星因整容，以致雙眼睡眠時不能閉上，一遇到風吹，雙眼大流淚水不止。

例三，某名流太太隆胸，得到相反的效果，在她兩邊手臂下凸出一個硬塊，變成有四個乳房。正是「要靚唔要命，仲慘過大病」。

「代表香港參加一九七二年倫敦世界小姐選美的姬美蓮，她之所以鬧出笑話，是因為姬小姐出生紙上註着由男性變為女性的字樣！」

竟有如此選美大醜聞，大笑話，原來舊時發生單咁嘢，詳細情形有待發掘更多資料時才與大家分享，以上說話乃當時搞到滿城風雨的「整容專家」王帝人在接受記者訪問時爆出來的，該專訪見於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娛樂一週》……

王帝人還提供了姬小姐變性前後的照片，他認為姬小姐冇錯，錯在社會人士對變性人的歧視，他認為：「任何一位變性人都可以經過律師與醫生的公證，取得經變性手術後的性徵權利，姬小姐既是合法女性又未結婚，當然與其他香港出生的小姐一樣，有權代表香港參加選美，而且她的女性性別有着法律的保障！」

由變性人代表香港競選世界小姐，簡直當班評判冇到，如果萬一不幸「艷」壓群芳，咁就搞笑千古了！

好在番邦選美比較謹慎，大會職員檢查證件，驗明正身，比海關更嚴格，比差佬更仔細，「嘿，以前係男，如今係女，咁點計呀？」

真係好難計！

結果姬小姐還是被取消資格。

王帝人為鄧蒂蓮整容
榮獲本年度香港小姐

筆者最近在希爾頓酒店舉行的香港小姐慶祝酒會中，跟獲選代表本港參加一九七三年在澳洲舉行的太平洋皇后的香港小姐鄧蒂蓮，談及她此次當選的經過，她很坦率的說，要不是王帝人博士為我整容，我這個面貌平庸的人，肯定是不會獲得光榮，在此，我應首先要向他致謝。

一位從事藝術工作者，當其成功的創造出優美的作品，與一位愛美的受到人們讚羨她的美麗，這種無價的獲得底愉快和感受，在王博士和鄧小姐的談話中，表露無遺，使筆者深深體察到，一位美化人生的藝術家，他那份高貴熱忱。

鄧小姐似在憶懷往事的說，要不是王博士的鼓勵，我簡直連做夢也不敢想獲得那份光榮，原來，因為她過去知道很多接受美容手術的，常常產生不良反應，或是因樹變形，所以對整容視為畏途，甚至以為係一種違反自然生理行為。自近年王博士發明採用不用開刀新法，以藥敷擦，配合手術，使整容部肌肉與皮膚，能適應生理，自然併行發展，接受者不特全無痛苦，更無特異感覺，絕不會產生其他反應，回樹走樣，才敢請王博士為我整容●最使我安心的，王氏的太太也是其中接受過整容者●兩年來全無彫琢痕跡●

王博士係一位著名國際的整容專家，更係一位藝術與醫術的綜合體，當他發現那些具有演劇或歌唱藝術潛質的，因臉型的某一種缺與不足，他會很樂意免費為她整容希望培育新陷的藝術生命●他說今年七月電視台要選拔兩位香港小姐代表參加英倫的世界小姐和波多黎各的環球小姐選美，如果有興趣的話，可寫信到彌敦道七二〇號二樓香港整容分院，其身高在五尺七寸的，他免費為你整容●

（鄧蒂蓮小姐整容前後兩照）

王帝人借助報紙大事宣傳。

其時銅鑼灣紐約戲院旁邊一所大廈外牆架起美女巨牌，很遠便可看到，招牌大書「王帝人整容示範館」，館主王帝人標榜自己乃醫學博士，辦公室掛滿自己的醫學證書和種種獎狀等。一九七二年香港變性的姬美蓮因在倫敦競選世界小姐，而搞出了國際大笑話，王帝人乘機公開承認他曾替姬小姐整過容隆過胸，還向報界宣稱經他一整，美女如雲……

「從他那精湛的技術中，創造出不勝枚舉的漂亮影星、歌星、與時裝界模特兒，按筆者深知最少有六位曾在國際選美中奪得后冠者，都是王帝人的傑作，試看香港小姐鄧蒂蓮就是王帝人成功的實例了，這也是他對香港貢獻的一部份。」（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娛樂一週》）。

七四年十二月，警方突然拘捕王帝人，控告佢全部假嘢，假醫學證書，假醫生銜頭，無牌在港進行手術工作……

「死囉，我個鼻，我個下巴……會唔會？」俾佢整過容嘅美女人人自危，有得震冇得瞓。不過，上堂作證之美女卻盛讚他手術佳。結果王帝人被判罰五千元，但時人相信他在女人身上已賺了好幾百萬元。

香港之魔窟

「九龍城有日本妓女，香港之魔窟……」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九日出版，日本最暢銷之婦女讀物《女性周刊》專文揭露，簡直轟動一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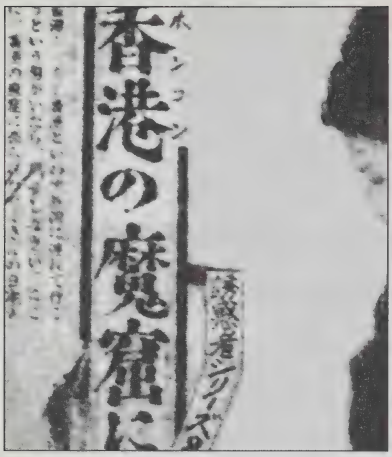
而該文經香港報紙轉載後，好色男人個個爭着湧去九龍城砦，試「日本娘」去了。

《女性周刊》怎樣揭發此事？

原來當年某日，日本貨船由加爾各答抵港，船員三宅透乘坐駁腳電船登陸卜公碼頭，一個「帶街」迎上來，操日語問他：「要不要日本姑娘？」

三宅感到錯愕，旋即點頭，那帶街就領他到統一碼頭，乘油麻地小輪，渡海到佐敦道碼頭，轉乘的士直往九龍城。途中，三宅問帶街，怎麼香港會有日本妓女。對方則說：「總之保證滿意！」

到達九龍城砦橫街後，帶街領他登上一間木屋二樓，經過十多分鐘，一個穿旗袍彷彿中國女子的姑娘出來，三宅和她閒談一會，結果以七十元的夜度資，就與



日本雜誌標題亦相當誇張

她纏綿了一夜。

接待三宅的妓女果然是日本女，名叫中澤節子，日本九州宮崎縣人，當年廿四歲，生於煤炭工人家庭，十七歲開始淪落風塵，做過酒吧女郎、擦背女郎、舞女等。一九六一年，她被大阪的人口販子誘騙到香港掘金，謂一年間可賺一百萬日圓，服務於香港高級夜總會。

中澤節子略經考慮後，自忖既是撈女，四海為家，只要短期內搵得好，及早收山，遠赴香港亦未嘗不可。翌日，那紳士模樣的男子（其實就是人口販子）帶她往神戶一間旅館，交七萬圓上期給她，那裏還有三個女人，一個是舞女，一個是公司售貨員，一個是三流歌星，連她四人，彼此都很高興，準備到「東方之珠」去掘金可也。

一行四人被帶到一艘英國貨船，在貨艙藏身一星期後，船抵香港，因她們無正式護照或證件，只好苦候船艙，等待安排。

深夜時分，「蛇頭」之一的香港船員叫醒她們，乘小艇在九龍上岸，跟着用一輛的士將她們直送往九龍城砦……

「吓，高級夜總會呢？」

「我們在哪裏呀？」

這時她們才明白被奸人所害，那七萬圓的「上期」其實就是她們的賣身錢了。四人身陷火坑，在黑勢力監視下過着迎送生涯。龜鴇們自中澤節子等在他們寨裏賣淫後，大吹大擂，特別以「東洋嬌娃」為號召，生意十分旺盛，試「日本娘」者尤多，但可憐得很，每天她們只獲零用五元外，所有收入，全被龜鴇拿去。

這時簡直呼救無門，欲逃不能，因她們曾目睹被截回的其他逃走姐妹，必遭毒打，不寒而慄，只好硬着頭皮，聽天由命。

好了，中澤節子巧遇三宅，向他說：「你回日本後揭露此事，設法救我們！」三宅回國後果然大爆內幕，而香港報紙亦曾渲染，導致尋芳客紛紛摸上門。

「嘩，唔得了，通晒天！」

龜鴇們立刻脅迫中澤節子她們帶齊行李，躲在貨船艙尾，屈蛇到新加坡去了。從此，中澤節子等人下落不明，其命運如何，不得而知了！

馬光喜男扮女裝嫁老公

「嘩，睇雄性新娘呀！」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中央裁判署第一號法庭爆棚，觀審群眾還要擠迫進內，結果旁聽席前那道長達兩丈之木欄杆被洶湧群眾衝擊而至倒塌。一隊警察趕來，將壅塞於孔道者逐出庭外……嘿，你道審乜嘢案件會咁墟冚？

就係「男扮女裝嫁老公」怪案，史無前例，當然轟動全港，主角乃後來屢犯「香艷」官非而至聲名狼藉的馬光喜也。

一九五三年一月，馬光喜從台山來港，其時二十歲，扮成女傭打住家工，竟能瞞天過海，主人當正佢係台山嬤姐。

佢扮女人點解咁似？

馬光喜在台上作供：「我一歲死老豆，兩歲冇阿媽，三歲扮女仔——阿婆驚我養唔大，十三歲我仲梳辮。」

男扮女裝，以假亂真

但馬光喜打住家工永遠打不長，點解？理由多多，例如一次在深水埗石硤尾村打工：「做咗十幾日，事頭婆嫌我煮飯煮得硬，第二日又話我煮得爛，將個飯煲打爛，又打到佢個仔喊，我見到睇唔過眼，一於唔撈最多吊飯餐！」

哈，哈，講嘢竟然押韻，你信唔信？真係法庭實錄（報紙登載），毫不花假，哈……哈……哈……

好了，馬光喜失業，偶遇婦人曹四，自言已厭倦女傭生涯，曹四見其略有「姿色」，向他提議：「我有個叔仔尚未結婚，你肯唔肯同佢行埋？」

唉，阿梁仔廿八歲，小販一名，可能從來未近女色，竟大懵到當足對方真係女人，行得幾次街認為有感情基礎，租咗間房與佢同居，並給廿八元買新衫，跟着要與他上牀做愛，遭數度拒絕……以下香艷情節暫時不講，講回法庭審案情形……

真係人山人海，警隊出動維持秩序，而庭外通道亦擠滿了人，庭旁各門窗均有人攀高翹首遙望。主審法官羅顯勝見到長達兩丈之木欄杆被洶湧群眾衝擊至倒塌，非常激氣，即向眾人宣稱：「此乃法庭，並非戲院，必須肅靜！」

豈料因為庭內太多人，聲音此起彼落，法官曾四度警告謂：「如不肅靜，則將予拘控，在監獄過聖誕！」

上午十時三十分，身穿灰色女裝衫褲還電了髮的馬光喜出庭，因天寒翠袖薄，致呈顫慄狀，在眾目睽睽下，仍能鎮定對答，聲線與態度，很似女性，而且當坦訴往事時，表露一片幽怨，曾一度含淚欲滴……

唉，為了有一間房住，有飯吃，他就「嫁」給梁仔，上牀之際，梁仔每次欲與歡好，他都屢加推搪。結果有一次忍無可忍，梁仔霸王開硬弓，脫他的褲，跟着強扯內褲……

嘿，扯完一條又有一條，竟連着二條底褲，除到最後，嗚嘩！

結果報警拉人，帶返警署查究之後，把馬光喜送去瑪麗醫院檢驗，證明確係男性。

「判入獄六星期！」法官決定。

馬光喜自此成名，以後還犯了幾宗類似的案。而粵劇戲班認為有綽頭，找他粉墨登場，反串女角，與一班老倌在中環「新世界」戲院演出《胡不歸迫媳離婚》、《傻仔賣絨線》、《野花香》等劇目呢！

男扮女裝許夢影

「我覺得我係女人！」

本文要講「大鬧陰陽界」的是許夢影傳奇。

嘩，許夢影，多麼美，多麼浪漫的名字，但當你知道這是個男扮女裝者，你對這名字的印象就會大打折扣了。

沒錯，提起許夢影，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真係「艷名四播」，他穿梭香港和澳門之間，身穿女服，戴假髮和義乳，扮起女人來維妙維肖，在歌壇唱艷歌、跳艷舞，大收爆棚之盛。

許夢影在一九五〇年由大陸來港，他自言十六歲時懷疑自己是女人，當時在中山縣某鄉讀小學時，與一名男教師發生性行為，自此之後，他就以女人自居。

其實，五十年代香港社會存在着好些對自我性別身份迷惘的男人（例如馬光喜、陳紫筠等），只是許夢影與衙門結下不解緣，經常鬧上法庭，致使報章以他大做新聞，成為香港市民茶餘飯後的「美談」也。

命運顯然對他不公平。如果不是為了生活，拋頭露面，受千夫取笑，唉，就算有淚也都要強忍……

最無辜一次，許夢影過澳門搵食，因為扮女裝身份洩露，引起圍觀，澳警把他拘捕，原本要將他解回香港，但因他沒錢買船票，便交到警署治罪，以他為堂堂男子，卻冒充俏女郎，有傷風化，判囚半月，罰款十元。許夢影無錢繳罰，法官宣判多囚兩天，刑滿出獄，才解回香港。

一九五五年元旦，許夢影扮成女人，在中環街頭流浪，警察又拘捕他……。

法庭上，法官問許夢影何故扮女人。

許答：「我係做戲㗎嘛！」

法官問：「你來港做乜嘢戲？」

許答；「人哋叫我來港唱嘢，點知來港後，人都唔見個！」

法官問：「你現在想點？」

許答：「希望返澳門！」

法官最後還是可憐他，私人贈款二十元，判他回澳門去。

但一九五八年，許夢影又出現於香港的紅燈區，在

男兒身樣貌，甚斯文。

女裝明艷照人。

其時之「導遊社」做按摩女郎，而剛巧遇到警察「放蛇」，在輕解羅襦之際，給手到擒拿，結果被判簽保，守行為兩年。

記者當年去到九龍廣東道一幢舊樓的牀位找許夢影訪問，他訴出心中之苦：「這幾年間，我慘受生活折磨，又因殘疾無法謀生，為了生存，才迫得要扮女人搵食。我雖然唔係女人，但有幾個男人曾經鍾意過我……」

唉，講到這裏，許夢影雙目閃着淚光。看來，他的「戀情」維持得不久。

「我男扮女裝謀生，有甚麼可恥？」

直到一九七七年，還有許夢影的新聞，他被控無牌按摩，判罰款三百元，當時記者描寫：「（許夢影）雖然穿低胸女裝衫褲，但他已屆中年，身體肥胖，扮起女性來，只覺得身材臃腫。」

唉，「美人遲暮」，自此再無他的消息了。

香港最美女郎

「誰是香港最美女郎？我們選中三個！」

本文並非談選美，只是一九五六年美國《生活》（LIFE）雜誌攝影記者菲立普。荷士曼夫婦，往世界各地出動，在民間物色「十六國家與地區的最美麗女郎」，竟然給他們在香港一遇就遇上了三個之多，荷士曼夫婦總算有眼緣也。

三位香港最美麗女郎的玉照當然刊登於《生活》雜誌上揚威海外，讀者諸君，你們一定很想知道那三名女郎如何可艷色壓群芳，好吧，就一一道來：

何艷玲小姐，花名「阿妹」，係一名船家女，十九歲，身高五呎二吋，三圍數字保密，三代居於深水灣，以水上為家，她拍照時身穿中國式衫褲，戴竹笠帽，笑起來，天真而具有自然美，她喜歡看大戲及粵語片。

杜靄環小姐，香港名醫杜紹鴻先生的女公子，其時正在倫敦專攻音樂，尤精於鋼琴，英文造諳甚深，因暑

假回港巧遇荷士曼夫婦，對方驚艷，認為係「香港最美女郎」，立刻找她獵取艷照。

呂清小姐，北角某舞廳的舞小姐，其身材三三——二〇——三四，荷士曼夫婦為她拍照時，她特別向舞廳告了半天假，換了一件紅底白花的旗袍，走到郊外拍了幾張照片，當時荷士曼夫婦跑遍了舞廳才選到她的。

無巧不成話，她們都是十九歲，全部廣東姑娘，而荷士曼夫婦作風充滿民主精神：「選拔美女，我們不計背景，不計出身，只要是美麗就可以了！」

香港美女九大條件

「喂，提名妳競選香港小姐！」

每逢選美季節，香港女孩子都想實現一下「灰姑娘美夢」。

選美這玩意，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已經流行了，甚麼「香港公主」、「香港美人」、「海國皇后」、「香車美人」等一大堆之多。因為自大陸解放後，香港繼承了浪漫頹廢的夜上海，聲色犬馬之外當然選美不可少也。

而香港的美女在西方媒介渲染之下，竟臻世界級了，例如其時倫敦《每日鏡報》的專欄作家華爾脫斯環遊世界後，撰文曰：

「中國女性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動物，我曾在新加坡、台灣與香港看到她們，實在太閃耀奪目了，每每使我戴上太陽眼鏡才敢抬頭欣賞。大體說來，中國女性之美，貌既妍麗，態度亦嫻靜，而且步法莊重美妙，其曲線寓有和諧的詩意。其尤難能可貴者，即使是五十歲的

婦人，看來還是十分貌美年青呢！」

嘩，我哋香港美女真係受寵若驚，唔選多啲美，又點對得住班番邦嘅新知舊雨也！

既然其時咁多選美，究竟有冇準則，起碼我認為今之選美「求其兼是但」，任班評判團憑其印象畀分……

但五十年代香港出現過好多審美專家，亦曾由多名專家坐低研究一輪，定下「香港美女九大條件」，非常有啟發性，現在重新發掘出來，讓今之選美機構拿去參考一下吧！

香港美女九大條件：

- 要有三白：

  皮膚白，牙齒白，兩手白。

- 要有三紅：

  口唇紅，指甲紅，臉兒紅。

- 要有三闊：

  胸部闊，額闊，髮與眉距離也闊。

- 要有三滿：

  口唇豐滿，乳房豐滿，腿臂豐滿。

- 要有三長：

  身軀長，耳朵長，兩手長。

標準美女四結合體：

左上：陳雲裳　　右上：李麗華

左下：白光　　右下：胡蝶

中國四大美艷女星的組合。

・要有三細：

腰部細，兩腳細，兩手細。

・要有三黑：

眼珠黑，睫毛黑，頭髮黑。

・要有三快：

哭得快，笑得快，嬌得快。

・要有三愛：

說話可愛，歌舞可愛，態度可愛。

嘿，這九大條件開列得清清楚楚，除審美之外，也「審媚」，那些所謂「三快」、「三愛」等，就是「媚」了，動態的美，正式係「回頭一笑百媚生」，雖不至於「傾國」，或者可以傾城，亦必「傾座」（選美會之座）也。

紐約一位曾久居中國的女作家薛白女士認為要將好幾個女明星加起來才有標準美女出現：「胡蝶的容顏掛上一對酒渦，輪廓很是端正好看。而眼睛最美的是李麗華，嘴唇最美的是陳雲裳，大腿夠美的是白光，若把這幾個人合攏起來，便成為中國的標準美人了。」

既然有晒咁多標準，一於搵個電腦拼張美女圖出來見識一下吧！

香港第一

香港首位女大律師

「本港唯一的女大律師獲准執業！」

嘩，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某報章以之為標題，可見當時之轟動也。

沒錯，今天二十一世紀香港，女性做律師者多得很，而女大律師亦大有人在，但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有資格當上女大律師者，簡直屬絕無僅有了。

這位一九五一年出現的香港第一個女大律師，名字叫薛鳳女士英文名LUCY SEE）。據當時報章資料，薛女士一九〇八年在新加坡出生，畢業於星洲的中學，一九三〇年在倫敦大學畢業，獲法學士學位，便在英國執業律師，嫁夫河北省人，回返國內工作，一九四九年始來香港，申請執業，一九五一年獲得當局之批准，成為香港法律史上第一個女大律師。

當時報章大標題：「本港唯一的女大律師薛鳳獲准執業」，內文描寫其「假髮罩秀髮，青絲皓如雲」之宣

誓過程：「本港法界僅有之女性大律師一名，今晨經高等法院正按察司批准執業，該女大律師為薛鳳女士……今晨由關祖堯律師陪伴，端立高庭律師席前，依法宣誓。伊在藍底白花旗袍外披上黑色法袍，皓然若雪之髮，罩在如雲髮髻上，頗見莊嚴而凝重……」

文字簡短，但描寫有趣。據前輩作家高伯雨稱，他一九二八年聖誕節在倫敦中國留學生晚會上見過她：「這位薛小姐長得很漂亮，活潑大方，一口標準英文……擅交際，好口才，遂榮膺學生會會長。」（《聽雨樓隨筆》）

第一位女民政主任

「香港成為主要大城市，妓女與吧女問題必然存在。」

一九七〇年，香港出現第一位女性民政主任，因為出任灣仔區，所以記者就追問她有關妓女和吧女的問題了。

沒錯，今之「政務處」，以前就叫做「民政處」的，一九七〇年才出現第一位女性民政主任，可見舊時香港女性能夠在政府部門居要職者屬絕無僅有也。

開創此「香港史紀錄」的女性就是關佩英了，她畢業於香港大學，獲文學士學位，主修英國語言及英國文學，曾服務於市政事務處共十個月，在六月底便接任灣仔民政主任。既然是第一位女性出任，當然係新聞了，所以民政司署在七〇年六月十日召開記者招待會，把關佩英小姐介紹給中西報記者。

當時負責「民政主任計劃」，亦即倡議任用女民政主任者，就是副民政司鍾逸傑了。在論及關小姐的委任

任關佩英上任時出席記者招待會。

時，鍾逸傑對記者說：「我們一向對委任女性為民政主任並無偏見，我們深信關小姐定能勝任愉快，同時她必能對民政主任計劃另有一番新貢獻。」

其時記者向關小姐提出尖銳問題：「既然妓女不能消滅，應否使之合法化？」

但關小姐答得肯定：「不應合法化。至於一般妓女及酒吧女郎，我相信她們各人本身有其困難存在，作為一個女性，我相信她們將感覺更自然地把問題提出來討論！」她表示上任後，會在灣仔區各處探訪，了解居民，盡量改進該區云云。

香港第一個女牧師

「有男牧師就應該有女牧師，這才算男女平等！」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香港才有第一個女牧師出現，她是三十四歲的李清詞女士，在接受訪問時說：「女牧師在外國並非罕見，但在香港卻成為新聞！」

當時記者笑起來了。

李女士並不是生長在一個信仰基督的家庭中，其實她的任何家人均非耶穌信徒，她是在戰地灰燼中磨煉，而又在博愛的環境中蘊育成為一位堅強的基督鬥士。

戰前，她在香港有個溫暖的家庭，有爸爸、媽媽、兄弟姊妹。豈料，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她和父親流亡到內地，結果在戰火中失散了，她，一個孤單的十歲女孩子在那苦難的年頭中流浪……

好了，打完仗了，香港重光了，她踏上寂寞的歸途，從內地回港，但遍尋家人不獲，只得寄居在兩位仁慈的老師家中。她考進了英華中學，由於成績優異及身世孤苦，學校一直給她獎助學金。

一九五一年她考進羅富國師範學院，一九五四年正式信奉基督教，一九五五年返回母校就教，一九五八年被選拔赴英國伯明罕嘉禮傳教士學院深造，一年後畢業，獲得牧師候選人的資格。一九六六年她出任英華女校的女牧師。

回顧自己的經歷，在接任時，她的胸懷充滿着博愛：「開導青年的心靈，充實青年的心靈，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最大的使命。我希望我能做到，是的，我希望要做到！」

香港第一位女保鏢

「女保鏢來了，看鏢！」

怎麼寫起武俠小說來了？非也。只是向大家講一下全港第一個女護衛員（即「女保鏢」）如何面世。

沒錯，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新興行業就是護衛社成行成市，護衛員（又稱「摩登保鏢」）全都由男人擔任，因為工作性質危險，又要荷槍實彈，又要練武，女性似乎不能勝任了。

而全港首創女護衛員的機構就是希爾頓酒店了，因為當局發現酒店頗多女職工和女顧客，如果遇到一些意外，或者女酒客喝醉鬧事，全男班的護衛員就會手足無措，無法採取行動應付……

「好吧，一於開先河，設女護衛員職位吧！」酒店當局作此決定。

因為市面上沒有人選，惟有在酒店女職工群中物色對象，結果老闆「慧眼」識英雌，在酒店咖啡室看中一名嬌滴滴女侍伍麗萍小姐，提拔為香港首位女保鏢，時

為一九七〇年十月也。

其實酒店曾登報招考，列出條件：「必須可靠，外表端莊漂亮，有興趣護衛工作，其次略懂武功。」

希爾頓酒店聘用第一位女保安。

要求這麼多，除非找其時之武俠片后上官靈鳳擔當吧。結果嬌滴滴的伍小姐出任女保鏢，成一時之新聞……

伍小姐對記者說：「我功夫未到家，要急起直追，現時趕練柔道防身！」

她一放工就跑到太子道一間柔道館學藝，態度非常認真，替女性開創了新行業也。

海底行路之人

「全香港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在海底由九龍步行至港島！」

嘩，乜料呀？在海底行路？

讀者諸君請勿誤解為在海底隧道內行走，那就容易啦，那是真的穿着潛水銅人衣，在海底一步步的行着路，與魚蝦蟹為伍，簡直匪夷所思。

講到這裏，你一定斥我天方夜譚，但事實確有其人

潛水銅人在港海底步行早在十九世紀末已出現過。

其事也。經常在海底行路者係工務局的潛水人領班哲士民，他的職責是穿着一身潛水銅人衣在海底行走，巡視海底水管有否破漏。因為香港大規模的水塘設於新界及離島，那些輸水管橫貫海底，長年累月被海水侵蝕，很易破漏，導致浪費食水。哲士民肩負重任，他獨個兒在海底沿着水管行走，逐寸審視，一見有損壞，立刻找人修理……

要不是這哲士民在一九五五年退休時，香港某報章走訪，我們都不知道竟有如此香港人及如此古怪之工作也。

哲士民早年曾在非洲、波斯灣、蘇格蘭及遠東各地從事潛水工作，一九三五年來港即在海底巡視那些五十二吋口徑的水管，他這樣在香港海底一走就走了二十三年，退休之後，坐郵輪回英國祖家居住。

他說：「海底情形，甚為清潔、愉快，有好多龍蝦、石斑等魚，尤其香港仔水域之海底更是個美麗之海底花園也。」

不過，香港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海底已染污得很厲害，哲士民當時的描寫絕對已成明日黃花。

當時哲士民是相當自豪：「能在香港海底步行者，相信僅我一人也！」

香港影迷特使任淑姿

發名流夢，你想唔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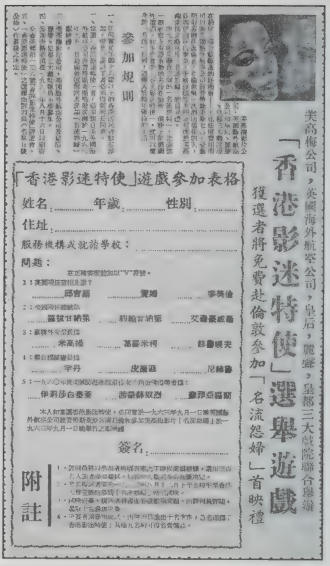
當然想，只是無機會發此夢矣。

不過，一九六三年香港曾經舉辦過「香港影迷特使」選拔賽，得獎者由電影公司提供為期四天的「名流生活」呢。

此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香港影迷特使」，誕生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那年美高梅公司準備在港推出《名流怨婦》（片子原名*THE V.J.P.S*，由伊莉莎白泰萊和李察波頓主演），便搞了一個別開生面的比賽，就是選舉「香港影迷特使」了。被選中的幸運兒，可以不花任何費用乘搭頭等航機飛往倫敦，住四天第一流酒店，與玉婆、波頓等大明星並列出席《名流怨婦》之首映禮，因此「置身名流行列，過幾天特別優待的生活」（宣傳語）。

「特使」的初賽者須要填一個問答表格，答中五項問題（四項問政界人物，一項問影界人物），便有資格



荷李活大片《名流情史》的宣傳花招。

進入複賽，複賽是放映《名流怨婦》其中一片段，並臨場派試卷，要參賽者回答七條有關劇情的問題，而最後還要答一項這樣的問題：

「如果你在倫敦，遇到一個從未到過香港的人問你香港是個怎樣的地方，你如何答覆？請用五十字短文寫出。」

嘩，問得相當「抵死」。

複賽三百人中選到十個，再經面試，「香港影迷特使」便告誕生——港大醫科女生任淑姿小姐。這任小姐便穿着她那免費度身訂製的晚禮服，出席倫敦舉行之首映禮，過了四天的「名流生活」。

香港第一間跳舞學院

戰後香港西方東漸，潮流興跳舞。

「唔識跳舞，冇晒社交喫！」

其時之番書仔、公子哥兒等，一定要學懂社交舞、標準舞、苦絲狐步、探戈、華爾滋和快步舞等，不像今之的士高舞可以自由創作，不跟步法不守規矩，則會被譏之為「唔識跳舞」、「跛腳了哥」之類。

所以，跳舞學院成行成市，跳舞教師也就非常吃香，於是有「香港弗烈雅士提」之稱的舞蹈界先驅人物出場了，他叫做陳峰。

陳峰在廣州讀書，十七歲那年，喜聞上海電影明星梁賽珍在香港大華舞廳伴舞，他就立刻坐大船落香港捧場，而梁賽珍不以他為黃毛小子而拒絕與他跳舞，自此之後，陳峰便立志要做一個跳舞家……

一九四七年，陳峰在廣州拜在跳舞名師譚彬門下，苦練各種舞步，希望闖出個名堂來。果然，在同年，他在廣州參加公開比賽，得到全能賽第二名。

一九五〇年，陳峰來港設帳授徒，始創香港跳舞學院，門生甚眾，當年好多影星如夏夢、樂蒂、王偉等都隨他學舞。他是以教法認真、不肯馬虎見稱的，他曾拒絕西人學生於門外，皆因對方並無學舞之誠意，亦試過拒教為求表演而來學舞的風頭躉，他認為這一類學生，用心不專，有違跳舞中人的「舞士道精神」也。

陳峰於一九七六年成立「香港舞蹈學會」。不過，進入七十年代，授舞式微，先驅人物的陳峰轉行，經營起潮州菜館來了。

香港第一個話劇社

「搞白話戲，鼓吹革命！」

沒錯，今日的所謂「話劇」是西方傳來的，在上世紀初上海舞台演出《茶花女遺事》，稱「文明戲」，而香港則叫「白話劇」，到了五四運動時候，才一律稱為「話劇」了。在清末時候，思想開明的知識分子都透過話劇的演出，向觀眾宣揚反封建和救國的信息，所以時人經常把「搞白話戲」和「鼓吹革命」混為一談。

香港的第一個話劇社名字叫「琳瑯幻境社」，一九〇九年由劃則師胡津林創辦，他是香港西書館的學生，花名叫「約翰林」，糾合一班富於愛國思想志同道合的英文書院出身的年輕人，排演許多齣鼓吹革命的白話戲……

辛亥三月廿九一役失敗後，胡津林收拾悲憤心情，編了一齣白話戲《形蹤可疑》上演：「我要諷刺當時清官之怕死，革命兒女的壯烈犧牲！」

劇中的兩廣總督張鳴歧一聞得「革命黨」三個字，

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誤聽爆竹聲，就嚇得鑽到牀底下去；劇中還配合一段男女殺身成仁的故事，又滑稽又壯烈。

《形蹤可疑》的上演甚得好評，影響之下有志者相繼成立話劇社了。

辛亥以後，「琳瑯幻境社」推出《梁天來告御狀》（又名《火燒石室》），轟動一時，後來再由話劇改編「大戲」（粵劇）一樣大受歡迎。

這個劇社曾有成員二百多人，而著名之粵語片演員林坤山，亦是出身自「琳瑯幻境社」的。胡津林這個先驅人物應該在中國話劇運動史上留名的。

話劇出名人

「話劇界專出社會名人，的確犀利！」

今之影視名人，原來好多都是演話劇出身（或曾是話劇發燒友），真係唔講你唔會知道也。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香港的專上學院致力發展話劇，於是劇社紛紛在校內校外成立，更將外國一些著名戲劇作品翻譯過來，搬上舞台。

偶然在塵封的書架裏找到一九七三年七月號的《文林》月刊（《星島》報業出版的文藝刊物，一共出版了兩年），翻閱一下，大有所獲。裏面刊登了一篇《香港近年上演過的翻譯劇》，列出了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三年的話劇演出一覽表，赫然發現很多熟悉的名字，非常妙趣，特意列出來以供大家參考：

馮淬帆（浸會劇社《動物園的故事》）

許冠文（聯合劇社《快樂旅程》）

陳任（學生周刊劇社《啞妻》）

汪海珊（世界劇社《茶花女》）

麥秋、麥當雄（香港普及戲劇社《浮士德博士的悲劇》）

張之釭（浸會劇社《何處不相逢》）

梁天、黃百鳴（青藝話劇社《大雷雨》）

殷巧兒（香港普及戲劇會《素娥怨》）

陳毓祥（香港大學劇社《口邊有一朵花的男子》）

車文郁（香港大學劇社《羅生門》）

招振強（香港普及戲劇社《郵局》），等等……

陣容真係嚇死人。以上那一大堆名字，時至今日，仍舊是影視界及社會的知名人士，果然係「話劇出名人」也。

香港第一百萬個嬰兒

戰後在香港出生的第一百萬名嬰兒，他就是「幸運兒」。

一九六〇年三月三日出生的一個男孩子，他出世紙的編號就是「一〇〇〇〇〇〇」，名叫盧文錦。「幸運」就這樣開始……

首先，大家要知上世紀六十年代市民普遍窮困，每月入息三四百元左右，做父親的要養家，要替子女交學費，不勝負荷。

而盧文錦的父親是一間咖啡室的侍者，一家四口就只靠這一份有限的入息過日子。

「幸運兒」滿月那天，人口登記署長譚臣，代表港府，為文錦送來了那張編號一百萬的出生證明書、一個鑄有「壽」字的桃型金墜，和他自己送給孩子的衣服。

接過這意外的道賀和禮物，做父親的萬分感慨：「唉，我們家境清貧，兒子長大後未知有機會受教育否，希望政府能給予獎學金，使孩子能有機會入學

校！」

沒錯，其時九年免費教育尚未實施，上學，對窮人家的孩子來說是奢侈，但這父親的呼聲，透過報章，令很多人都聽到。

「孩子的教育費，就由本機構負責吧！」

生力啤酒廠為紀念香港建廠十二週年，其負責人宣佈斥資港幣一千元，購買先施公司主辦的「兒童教育儲蓄保險」，送給盧文錦，而其他資助，可按照學業上的實際需要而有所增加：「他是我們的生力寶寶！」

就這樣，盧文錦在毫無經濟壓力之下，便順利地、愉快地，由小學讀到大學，比很多同時期的孩子，他實在太幸運了！

加咸街第一個菜販阿英

中環街市後面有一條小街道叫做「加咸街」，花名「賣菜街」，因為兩旁都是菜檔，濕滑難行，相當齷齪，以前街頭旁邊還有間著名的「金城酒家」。

「既然前面有個中環街市，點解唔將啲菜檔搬遷去街市呢？」你為了市容觀瞻總會這樣提議的。

沒錯，為了市容，應該取締加咸街的菜販，但殊不知香港對於有「歷史性」（即長久以來已如此）的擺賣攤位，在法例上常是予以特別通融的。上世紀二十年代加咸街只得一個菜販，她名叫阿英，而就是這個阿英開創了「賣菜街」的傳統。

阿英是深水埗一戶菜農的女兒，每天清早，例必挑菜到香港中區擺賣，風雨無阻。她人品極好，樣子也不錯，做生意誠實無欺，所以她的菜最好賣，未到中午便挑着空籮子回家了；種菜之餘，阿英也養豬，她想起中環街市後面有幾間酒樓，大可以討點殘餚，用來養豬一

定肥，她從此挑菜過海必定在酒家附近擺賣，那一帶就是加咸街了。

結果阿英如願以償，中環幾間酒家買她的菜，而她又取得酒家的殘餚養豬，此後克勤克儉，略有積蓄，而那時一個姓陳的幫辦很喜歡她，收她為乾女兒，自此她在加咸街設了固定檔口賣菜。

加咸街自阿英設立第一個菜檔之後，其他菜販見生意極好，亦先後來此擺檔，結果成行成市。戰後，阿英退休，而深水埗亦有許多她的物業呢。

首位考得「教車牌」師傅

「搵教車師傅教我學車！」

今之香港社會超級富裕，學車和買車之人多得很，而且買車和學車是相互配合，甚少人會買車而不學車的，所以駕駛學院其門如市，教車師傅唔憂做……

香港有史以來第一個考得教車牌的師傅。你道是誰？就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李華師傅了。

直到六十年代才有合資格的師傅教車，可想而知這之前香港社會私家車之稀有也。

如果六十年代之前想學車怎辦？

這就要去幫襯「教車學校」了，所謂「教車學校」都是車行兼營的，因為紳商名流都來學車，政府算是「認可」了，它們供應汽車和教師，每小時收學費六元，而其時普遍打工仔月薪一百二十元，這個價錢是相當昂貴。

好了，第一個考得教車牌的李華出場，他是一位老於經驗的汽車司機，有三十六年駕駛經驗，曾經做過港

督金文泰之司機……

「我最威水係做過火燭車司機，」李華當時告訴記者：「我駕駛火燭車曾經創下全港最快開車紀錄，我由中環消防局出車，飛馳到筲箕灣，你道需時多少？」

嘿，五分鐘呀！

確係好威水。後來他改行替「汽車學校」教車，他的教車經驗也不錯，一個輔政司，一個法官，曾經是他的徒弟。當然，各階層的徒弟也不少呢。

李華經過三位交通幫辦的嚴格考試，終於考到第一張「師傅牌」，感到非常驕人，因為能在香港交通史上留名也。

「艇娘安妮」傳奇

「香港航空史上的代表人物，沒了她，就少一分光彩，她——就是艇娘安妮！」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一日，泛美航空公司超級巨型豪華客機波音七四七「珍寶」號來港首航，該公司舉行盛大儀式，以慶祝「香港從此亦踏入超音速噴射時代」。

在慶祝儀式中，八十六歲的「蛋家」老婦人最受人注目，因為她應邀代表本港市民，贈送紀念品給「珍寶」機的機長。

「嘩，呢個老婦乜來頭呀？」

她就是香港航空史上的傳奇人物，原名叫做陳天的「艇婆」，但外國人喜歡叫她做「安妮」，便有了「艇娘安妮」的花名。

艇娘安妮憶述機場舊事，娓娓動聽。

原來戰前香港只有水陸兩用飛機作民航之

用，因未有完善機場建造，民航機惟有降落在水上（俗稱「水機」），艇娘安妮就替機翼綁縛浮泡，好待陸上的苦力用繩索把飛機拖至石礫。搭客落了石礫之後，安妮便划着她的艇，接載客人上岸了。

由此得見，艇娘安妮是多麼重要。

其時之水陸兩用民航機載客量六十人，來港班次亦甚少，艇娘安妮差不多可以一手包辦了。她在一九三七年，替泛美航空公司首架抵港的「飛剪號」水上飛機綁縛浮泡，和划艇駁腳，載搭客上岸。

「IT'S WONDERFUL！」

其時搭客大多數都是外國獵奇客，當看到整個別開生面的飛機降落過程，都嘖嘖稱奇，尤其稱讚安妮好嘢，爭着與她拍照留念。沒錯，三十三年後，泛美的盛大慶祝會，安妮應該沾一分光彩的。

「最初我是在九龍城魚排打魚作業的。」她回憶當時情形：「因為當時的九龍，崎嶇不平，飛機無法在陸上升降，所以來往香港的空中交通工具，就只有水機降落海面，而乘客的上落要搵舢舨划他們開埋，所以當時就有一位外國人叫摩士的來問我是否願意替他們划客登陸……」

最初她所划的客人，是一九三五年中國航空公司，

其後做開了，其他航空公司都找她做，因當時班機只不過每星期一兩次，所以工作不忙碌，航空公司給她月薪二十八元。

不過，安妮差點為此工作而丟掉性命，在日軍佔領香港前夕，戰雲密佈，而日軍戰機那天突襲起民航用的「水機」來了……

當時泛美的水陸兩用機剛好降落，安妮正忙於工作，遠遠空際傳來「隆隆」巨響，岸上那些苦力急急逃命，而安妮懵然未覺，還以為飛機演習，直到一排排炸彈投下時，她才大驚失色，手足無措，而最恐怖者，竟有一枚炸彈落在她身外十呎水中，幸好沒有爆炸，否則安妮早就沒命了。

戰後，香港航空發展一日千里，艇娘安妮亦上岸退休了。不過，她還打趣地說：「我還有工資在泛美公司呢！因當日飛機轟炸香港時，正是糧期，就連我的人工都炸得沒有着落了，所以直到現在，泛美還欠我一個月糧！」

哈，哈，不知泛美當時有否還她。

泛美曾邀請她搭「七四七」的，她婉拒了，她說：「我怕暈機浪！」

香港瑪麗黃的傳奇

「世界海員之母——瑪麗黃。」

戰前，香港有個傳奇女性，她在海員界很有地位，大家都叫她做瑪麗黃。一九七〇年，這瑪麗黃擺一百歲的壽宴，記者還訪問過她。

上世紀初，瑪麗黃的家鄉汕頭窮困不堪，她惟有帶着年幼的兒子來香港找生活。她通常穿着黑布衫褲，背着一個包裹，裏面都是一些日用貨品及內衣褲，就在碼頭擺賣，做海員的生意，以博取微利。

不久，她又想到另一個辦法，試圖登上一些抵港的洋船，在船上向海員兜售日用品，結果因取價公道，生意頗佳。由於她的誠懇態度，故此結識了好些外國海員為朋友。但她一生的轉撽點，是認識了「大來輪船公司」始創人羅拔大來先生。

相當湊巧，那次她登上該公司一艘輪船上照常售物時，當中一位搭客正遺失了一隻價值連城的鑽石鈀，竟給她拾獲了。她很誠實地立刻把它歸還原主。當日羅拔

「海員慈母」瑪麗黃攝於一百歲大壽。

大來剛在船上，他立刻透過翻譯，問瑪麗黃需要甚麼報酬。「我只要求一張在船上售物的許可證，讓我能安心做點小生意。」她說。

羅拔大來便毫不考慮地簽署了一張永久性的登船售物證給她。她的生意開始轉佳，海員們也樂意和她交朋友。要知道海員多數好賭好酒，有時手頭拮据，瑪麗黃就會慷慨借一點錢給他們。「媽，我想借二十元上岸！」海員都稱她做「媽」，她也樂意做眾人之母，且不加思索地從袋中摸出鈔票：「下次才還給我吧！」

那些海員會自願地簽上欠單給她保存，感激而去。有時，有些海員在岸上鬧事，被押在警局，他們都不敢向船主求助，卻通知瑪麗黃來替他們交保釋金。當有海員醉酒誤了船期，滯留香港，她一樣樂於照顧他們。於是，在外國的海員界就流傳着這句說話：「到香港而未見過瑪麗黃，不算到過香港。」

唉，好景不常，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瑪麗黃辛苦經營三十多年的血汗資本竟毀於一旦，只好與兒子跑到粵北韶關去暫避。當時的她，環境極為惡劣，生活困苦。不過她手頭上仍存有數百張海員的借據，於是她請人寫了三封信給美國海員公會，請工會轉囑欠錢的海員還款救她。

總工會把她的信分轉各地工會，而雜誌和報紙也紛紛轉載她的歷史和近事。

紐約的《星期六郵報》大字標題：「香港老瑪麗，在苦難中。」

而另一張報紙的標題：「香港瑪麗黃——一個難以遺忘的人物。」

消息很快傳開，海員立刻還錢，甚至工會方面更匯一筆可觀金錢給她，這樣瑪麗黃總算度過難關。戰爭告終，她返港後重整舊業，一帆風順，未幾將各項生意交與兒子們經營，自己在新界享受天倫之樂，而且活過了一百歲呢。

香港艇妹揚威英倫

「英國皇室，達官貴人等，都爭住要坐我哋隻舢舨呀！」

沒錯，本文係講香港舢舨女郎風靡英倫之事。話說一九七一年度的「國際船艇展覽會」在倫敦籌備舉行，這將會吸引九十個國家的三十五萬個買家到場參觀的，而展覽主題就是「香港」。國際船艇展覽會由英國倫敦《每日快報》舉辦，英國皇家海軍為贊助人，鑑於英國在一百三十年前，由海軍上校義律登陸香港，為紀念這個日子，英國皇家海軍便揀選香港作為這一次展覽會的巨型中心水池為設計的主題……

於是，空運了三隻「大眼雞」帆船，放在中心池上展出。為了接駁觀光者登大眼雞開眼界，於是皇家海軍選了兩個艇妹，隨一隻有船篷的「遊河艇」，坐飛機飛去彼邦了。這兩位舢舨女郎，一個叫「蘇茜」的李孻，一個叫「安妮」的何貴珠，她們自小已在添馬艦做艙面執拾工作，服務十多年，而且家在銅鑼灣避風塘的住家艇，平日「出街」就靠搖隻舢舨仔左穿右插的出動，所

兩位艇妹由英水兵陪同赴展覽現場。

以係最佳人選。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九日，她們飛抵倫敦，在海軍基地受到熱烈歡迎；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展覽會由首相希斯主持開幕，跟着，李璇和何貴珠搖着舢舨送希斯登帆船參觀。她們穿着湖水綠色的衫褲，腳踏綉花鞋，搖艇技術又好，簡直搶盡鏡頭。船展為期十四天，她們每天工作就是搖舢舨，上午九時報到，十時工作，直至晚上九時始下班，但每思及受到各界歡迎，竟疲勞頓消也。

「三毫三」的艱苦奮鬥

「唉，世界艱難，每日三毫三！」

有此香港人，竟無人記得其真實名字，而他的花名「三毫三」不但名震新界青山，還變成該處一個古怪地名，雖然今已被遺忘，但很值得重提此人，因為他代表了上世紀五十年代艱苦奮鬥的香港精神也。「三毫三」的位置是坐落於新界青山道廿三咪精神病院路口附近。

話說大陸解放，有位年約三十歲男子隻身來到青山一帶，他沒有學識，人海浮沉許久，才在此地找得一份看牛的工作。除兩餐外每月就只得十元工資。這十元，分攤開來，即每天三毫三了，他就常以此告訴別人：「唉，世界艱難，每日三毫三！」

久而久之，附近村民就只叫他做「三毫三」了。過得幾年，三毫三積得百元左右，便福至心靈，辭了牽牛之職，在醫院路口用竹蓋搭了一座茅屋經營麵包和糖果，大家就索性叫這店子做「三毫三」，結果竟連這一帶區域亦都被稱為「三毫三」呢。其時，新界人口稀

疏，三毫三艱苦經營了好幾年，漸見起色，便在附近娶個女子為妻，到此時人生充滿希望。

「我要努力工作！」

豈料，一年過去，這男人勞碌過度，營養不足，遂告一病嗚呼，其妻售去商店，改走他方，時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三年，記者重訪該店，已改名「源益」號，但店內還保留有新張鏡屏上寫「三毫三」的，現在隨着香港社會走向非常富裕，這「三毫三」精神亦成為陳跡了！

酒店門僮去美國拍片

「荷里活製片家睇中你，想捧你做明星！」香港一個十二歲酒店門僮（BELL BOY，俗稱「B嗲」）的傳奇，他叫做陳銀龍。

一九七〇年的四月，陳銀龍在九龍尖沙咀凱悅酒店門口專替嘉賓開門，堆着笑面的說：「WELCOME，SIR！」他年紀雖小，但做事快捷，經常受到客人稱讚，說他樣子親和人又聰明哩。荷里活的製片家來了香港，住在凱悅，經常與酒店經理白禮士同行，陳銀龍向他們打招呼，而實在，他也不知道該客竟是製片家。兩日後，白禮士召見他：「你想唔想做明星？」嘩，從來沒想過呀！

這陳銀龍出身寒苦，父親是在大陸當郵差的，在解放時，與家人及妻子逃離大陸，來到香港，在彩虹七號墳場附近蓋搭木屋居住，而陳銀龍亦在該處成長。後來一家人搬往橫頭磡徙置大廈，而父親在觀塘一金屬工廠任職五金技工，因此收入並不足以支付家庭的每日開

支，陳銀龍十一歲便要出來做事了，曾在金屋餐廳任門僮，約一年後，改往凱悅酒店任職，因該處時間較適合他，當班時間是下午三時至晚上十一時，而早上他可以返學唸書及學習英語。

被選中到荷里活的消息傳出之後，陳銀龍還應邀在麗的電視《狄娜與我》節目中亮相，他說：「倘若我真的能夠前往荷里活，我相信自己會照顧到自己的，至於我的收入，將會全部寄回家中，我只要有足夠日常零用錢便滿足了！」

陳銀龍以後有否在荷里活拍片，而他後來的際遇又怎樣？可惜我沒有這以後的有關資料。

橫瀾燈塔生死戀

橫瀾島有個燈塔，大家都知道，但燈塔上曾有一段生死戀情則鮮為人知。

這燈塔建於一八九三年，由清政府海關管轄，豈料運作才三年，因一場颱風，燈塔的玻璃經不起風浪衝擊，支離破碎，損失不菲，結果在一九〇一年清廷將管轄權交給英殖民地政府。

橫瀾燈塔，夜航人更賜予一個雅號「夜明珠」，廿四小時長明，尤其月黑風高，閃閃發亮，廿哩之外，晶瑩耀目，指示船隻航行之正確航線。

橫瀾島年復一年的在照耀着，從沒有中止過，直到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於日軍手上，它才失去光明，但到一九四四年，日軍有鑑於航運及戰艦巡弋，重開燈塔，而一段生死戀情就在這裏展開……

話說日治時期有一對姓甄的母女，母殘廢而女十八歲，其時糧食缺乏，母女經常涯餓，女兒由友人介紹，在金鐘憲兵部做清潔工作，以米代薪，攜歸奉母。管理女工之日人，剛從日本派遣來港，年僅廿許，靚女薄具

姿色，特垂青睞，而女亦以身相許。

當年重開燈塔，這日人就被派去管理，這對異國鴛鴦就只可在假期才能相會了……

「唉，軍令如山，我們要忍耐呀！」

他們最後一次相見就是日皇廣播投降那天，丈夫與妻子作別，如期赴燈塔上班，豈料一去無蹤，後來才知他為了堅持武士道精神在橫瀾島投海自殺了。做妻子的追查到來燈塔，發現他的遺書和一箱軍票，她傷心欲絕，只為腹中塊肉不敢殉情，面對大海一片茫然，正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鄺苟記替總督補鞋

香港式微行業之一：補鞋檔。

現在社會富裕，鞋穿爛了，擲進垃圾桶，買過一對新的，但以前香港人非常慳儉，鞋爛了找補鞋佬，補到冇得補才棄之可也。所以，舊時補鞋檔成行成市，甚且中環有條小街道花名叫做「補鞋街」呢，此街原名「吉士笠街」，因為出了一個補鞋佬鄺苟，這條街才多了以上的花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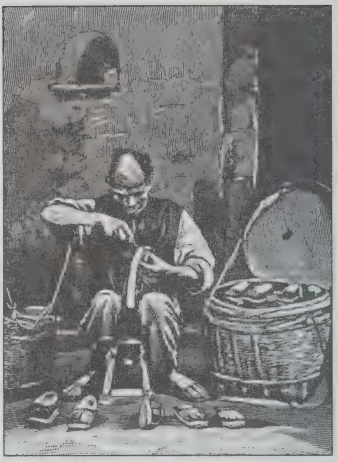
大約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事情，當時的本港總督是梅軒利（任期是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年），某次他發現鞋爛了，他本是很講究衣着的，連鞋襪等全都向倫敦訂購，今次他要出席重要宴會，但新鞋因船期延誤遲遲未至……怎辦呀？

這回急死了總督大人……但是總督府的一位幫辦大膽承擔責任，把總督的鞋拿給他自己平日幫襯慣了的補鞋佬鄺苟去修理，鄺是台山人，在「補鞋街」擺檔，當時幫辦沒向鄺道明那是誰的皮鞋，只是囑他要細心修補

及如期起貨。鄺苟記修好這對皮鞋後，交給幫辦。

隔了幾天，幫辦忽然笑嘻嘻的走來告訴鄺苟：「總督大人非常欣賞你的手工，並且想見見你！」

這倒嚇壞了鄺苟，連忙推辭不敢去……



街頭補鞋佬也可以補到出名。

過得幾天，這幫辦交來一筆很可觀的現金，說是總督給他的獎勵，並逢人就稱讚他的補鞋技術。

鄺苟經此品題，立刻聲價十倍，生涯鼎盛，很多人都向他拜師學補鞋。

而吉士笠街的鞋檔就愈擺愈多了，當然好多是他的徒弟開設，招牌除了「鄺乜鄺物」之外，連卡片也印上「鄺苟記徒弟」之字呢。

梁硯田首創機器洗衣機

「全香港首創機器洗衣局，想衣服光鮮，請看此篇……」

沒錯，香港第一間機器洗衣店，是一九〇一年創設於油蔴地廣華街，而創始人叫做梁硯田。他初來香港只是窮小子一名，後來受僱於香港大酒店的酒水部，以人緣甚好，終以勤儉致富，白手興家。

梁硯田購買了一批香港大酒店的二手洗衣機器，在廣華街買了一塊地皮，建設全香港第一間機器洗衣店，而且是獨資經營，專承包各大酒店衣物被鋪之洗滌工作。他特別聘用英美籍人士，擔任該機構司理，以華人個人資金，而僱用洋人為大班一職，實以梁硯田為第一人也。

梁氏雖然做了實業家，但好舞文弄墨，思想開通，辛亥年間（一九一一年）且參加清平樂社充白話劇演員。

當時洗衣局在報章上大賣廣告：「衣服想光鮮，請

看下此篇，無拘乾濕洗，只需兩三天！」跟着廣告介紹洗衣局之特色：「乾洗之綾羅綢緞及皮草、呢絨，無脫色及縮短與蟲蛀之患……工場佔地八萬方尺，每天能洗衣二萬餘件，所用機器，係近代最新式之製作……設有焗房，雖遇大雨滂沱，亦無愆期之悞……所洗之手帕、頸領、汗衫，皆劃開部份，並無混合袴裳同洗，堪稱潔淨而有餘……」

特別廣告最後一句值得留意，原來上世紀初一般男士衣物，最忌與婦女袴裳同洗，故此賣廣告時特別作此聲明。直到一九六六年，梁氏後人才結束此洗衣業務。

搭棚設帳授徒何師父

搭棚能夠搭到著書立說、開壇講課授徒，只此一香港人，何蘇師傅是也。

中國的棚架一直在建築業界屹立不倒，更令西方建築家非常折服，雖然目前搭棚工人愈來愈少……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出現過一個搭棚業的傑出人物，他就是五十多歲的何蘇，「蘇記棚廠」的總負責人，專包辦香港摩天大廈的棚架工程。

這位何蘇在十五歲時，由廣東省肇慶來港，從師學習棚藝三年，旋即自設棚廠，生意愈做愈大。他經常認為中國傳統工匠的棚藝乃舉世無雙：「記得六十年代溫黛颱風襲港，帶來翻天覆地災難，當時尖沙咀有幾個大廈都搭了棚架或鐵架，在颱風掃盪之後，那些西式鐵架全都崩潰跌落，惟獨我們中式棚架仍然屹立不倒也。」

當時何蘇的「蘇記棚廠」，是毫無本錢的，他全憑個人魄力及朋友支持，艱苦經營，親自接洽生意，設計棚架及指導工人，但最辛苦還是如何大費唇舌說服那些

崇洋高級行政人員放棄西式鐵架而選用他的棚藝……

一九七〇年香港地產業蓬勃，到處都建造樓宇，搭棚工人供不應求，導致薪金高漲，如果開足工的話，月入二千多元，而當時一般打工仔的月薪僅六百元左右而已。

其時何蘇應摩理臣山工業學校之邀，出任棚藝講師，但有鑑於當時後生仔怕辛苦，多數不會以此為業，恐怕搭棚技術失傳，決意著書立說，寫成《中國棚藝》，花七年時間脫稿，再由兒子譯為英文出版。

墳場世家

「我們是墳場世家，三代與鬼為鄰！」

嘩，香港彈丸之地，但卻無奇不有，連看守墳場都有世家，真係匪夷所思。

一九七七年市政事務署的二級工目廖煒煌先生在退休時接受訪問，世人始知有個家庭竟三代都在墳場工作，而且家在墳場職工宿舍，名副其實的「與鬼為鄰」也。

香港跑馬地有個「英國海外墳場」，廖氏三代在此工作，屈指一算，三代人總共在該墳場服務了一百〇四年……

由阿爺數起，一八七二年加入潔淨局服務，做了三十七年，在一九〇九年由父親接替，一做就做了三十五年……而早在一九四一年日治時代，二十歲的廖煒煌亦開始追隨其父，直做到七七年退休止。

「我是在墳場的職工宿舍中出世的，我還記得，孩兒時候，一般人的殯葬都用馬拉的靈車，非常莊嚴肅

攝於墳場，這是工作照，也是生活照。

穆。」廖煒煌回憶往日事：「那時的跑馬地綠草如茵，安寧恬靜，當年的鬱鬱蔥蔥，現在都已成為繁忙的公路了。」

墳場生涯，單調而寧謐，雖帶點生離死別的哀傷，不過他亦目睹過哭聲震天非常悲慘的場面，就是一九四一年的飛機失事，這是一架軍機，在飛往新加坡途中，墜毀於大嶼山，十三名陸軍罹難，六名百姓慘死。十九個墳碑同時豎起，死者家屬雲集，場面悲痛。

退休了，也要搬出墳場，有點依依不捨，一於拍照留念吧。

「再見了，新鬼舊魂！」

不祥的椅子

「不祥的椅，怕怕！」

信不信由你，晚清廣州流行着一張不祥的椅的傳說，它最後還來了香港，落在東華三院手上……

這是一張雕刻極精緻的酸枝大椅，本來屬於廣州富豪潘正煒的，豈料此君因鹽務虧空，拖欠公款，搞到破產。於是，椅子因主人破敗，流出市面，為廣州知府所得，據說是一個商人買了獻給他的，怎知這知府坐了兩年，便被革職查辦。

此椅又再流落民間，未幾為南海知縣所得，他本來是個清官，坐了上去，變成了貪官，過得幾年慘被抄家，而椅子也就失蹤了一段時日……

大約二十年過後，瑞麟來做兩廣總督，此位仁兄最大德政就是令粵劇解禁（因廣州伶人響應太平天國作反，清廷禁粵劇好一段時日），甚得民心，下屬竭力巴結，蒐羅廣州最名貴的家具送他，而這不祥的椅亦在其中。

瑞麟與他的椅子。

瑞麟一見此椅，很是欣賞，特地放在他的簽押房裏，日夕廝守。我現在搜集到的瑞麟照片，不知他坐着的是否就是那張椅子呢？

豈料，某次有一名紳商造訪，一看此椅大驚失色：「嘩，這張椅子不祥呀！」

瑞麟是個迷信的人，但又不捨得把它拋棄，紳商就獻計：「把它送出去吧！」

剛巧香港東華醫院行奠基禮（時為一八七O年四月九日），由港督主持，瑞麟也派代表參加，還把那張雕刻極精緻的酸枝椅送來作賀禮。唉，不知這張椅後來怎樣？還在東華三院嗎？

做壽出醜記

「做壽派銀紙，派到出醜！」

上世紀五十年代有個姓黃的大闊佬被乞丐落面，唔下得台，慘得很。

闊佬假仁假義，古今如是，尤其二十一世紀今天，闊佬好信風水命理，只要術數先生對他說：「捐多點錢，可以買壽！」於是慈善機關在第一時間立刻獲得一筆捐款也。

所以，往時凡有闊佬做壽，一定慷慨解囊，多做點好事，以積陰德。不過，五十年代初就發生了一次做壽鬧劇，很搞笑。

話說四九年之後有個姓黃的廣西高官南來香港，公館設在九龍塘一幢五千幾呎的花園別墅，裏面有司機、有廚師、有花王等，簡直窮奢極侈，但他從沒有理會淪落香港的廣西鄉里，一毛不拔，任由他們在異鄉死活。

好了，黃闊佬在家中做壽的消息在江湖傳開去，正

當九龍塘的黃公館衣香鬢影車水馬龍之際，門外突然來了幾百個「乞兒咁身」之廣西同鄉，他們自稱黃闊佬之舊部，要來替他賀壽，闊佬當然不認，於是那幾百人就在門外大叫大罵，說他如何席捲省政府錢財逃來香港，今次要和他算帳……

黃闊佬唯有安撫他們，便叫管家大派銀紙，豈料這樣一派，招惹幾千人到來，派極唔完，唯有打電話報案，召來警察驅散人群，但自此黃闊佬名譽掃地也。

發皇帝夢富商失財

「鯉魚有日翻江海，百載繁華一夢消。」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香港人，新舊交替，思想混亂，而中日戰爭處爆發邊緣，面對動亂時代，人心惶惶之際，江湖術士之輩紛紛出來迷惑人間，鬧得有聲有色者莫過於自號「五台山人」的傢伙了。

這五台山人自言精通風水之道，而最匪夷所思者，他經常宣揚香港末日論，那兩句像天機的詩句「鯉魚有日翻江海，百載繁華一夢消」就是由他傳開去的，甚為迷惑人心，因香港開埠至當年，九十載有多，如果詩句靈驗，豈不是大限快到……

五台山人的手段似乎比一般老千來得高招，他看中了一個思想封建的老富商，在睇風水時故佈疑陣，認為要與他回鄉看其家族祖山，看完之後鄭重的說：「本地能發真命天子也。」嘿，咁老土之江湖騙術，你信唔信？偏偏那位富商信到十足：「吓，真命天子，唔通我可以做香港皇帝？」

「沒錯，百載繁華一夢消，香港快改朝換代，」五台山人說道：「這機會不可不爭取也。」富商給他迷惑得昏頭昏腦，把他視為「國師」，供靚屋他住，派男女婢僕服侍，而自己則整天做着皇帝夢。五台山人當然得寸進尺，他說：「當今日本天皇乃萬世一系，應加倍聯絡，得他承認，大局可定也。」

於是五台山人順利得到富人一筆鉅款，「出使」日本，然後回信報告其與日皇之活動，要求再匯鉅款，當富翁先後匯了三十萬元之後，這五台山人再無消息，去如黃鶴。而過得幾年，香港淪陷，又似乎應驗了「百載繁華一夢消」！

遲來的明信片

「今日寄信，明日收到！」

香港郵遞迅速，郵差叔叔勤力，每屆聖誕新年賀咭滿天飛，但郵誤的機會仍很低。不過，也有人急不及待，用圖文傳真或電郵方法即時傳送：「聖誕快樂，新年開心！」

唔講你唔知，香港竟有一封信投遞十二年才到達目的地，甚為誇張。

話說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駐港英軍羅傑士少校翻閱《南華早報》廣告欄，見有二手汽車出售，想與車主接觸，因其時電話不像如今普遍，一般買賣之通訊方法為「如有意者請投函本報信箱乜乜號。」

於是羅傑士少校寫好明信片，貼好郵票，投入郵局信箱，豈料石沉大海……

一九六二年九月七日，該明信片竟神秘地出現人間，《南華早報》當日收到此信件時極為震驚：「吓，

一封信竟可投遞十二年才到，點解？」

記者立刻走訪陸軍總部，而該少校早已回老家解甲歸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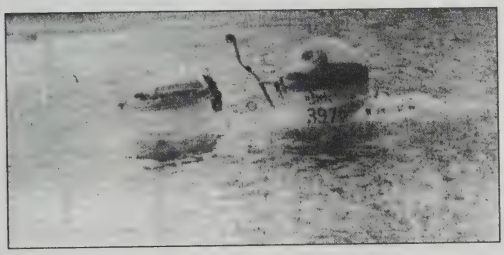
再找該區之郵局，早已拆卸搬遷了。此明信片是否擱置郵局十二年始被發現？總局方面否認。總之，郵票上所蓋之日期為六二年九月，十二年的時間真空竟成為永遠的謎。

最搞笑者，其時之陸軍總部與《南華早報》，地面距離只有一哩之隔。

袁號潛艇

香港曾經有個青年自製潛艇成功，在海底二百哩潛行，成績驕人，居然哄動世界也。

時間係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香港一位青年袁桂明設計製造了一艘雙人潛艇，名為「袁號潛艇」，在海事處的登記號碼為三九七六，這是一艘長十五呎、高五呎的小型袖珍潛艇。袁桂明是向美國訂購零件，花了五年多的時間才製造成功，耗資三萬港元。


潛艇下沉海底。

「袁號潛艇」曾試過在西貢二百五十呎的壓力下推進，作潛行搜秘，甚為滿意。那裏海底水清無波，肉眼所見之五彩繽紛海底世界，都是透過兩座瞭望塔所見的。

瞭望塔係由塑膠玻璃製造，由美國公司供應，值六

千港元，但其所能抵禦海水的壓力，較潛艇艇身的鋼板尤為堅硬。

潛艇的動力，靠兩個十二伏特的電池推動，可供一小時的航程。潛水深度不受限制，最初十呎的下降速度稍為緩慢，每一分鐘約十呎，但艇身完全潛入水之後，速度便告急劇增加，兩、三分鐘即可下降百呎，升高時的情形亦如是。

潛艇的安全性很高，若遇意外，可以立刻將墜在艇身外的三百磅鉛放棄，加速浮出海面；其次則動用水泵，將抽水系統的海水泵出艇外，減少負荷，全速上升；艇內有兩副蛙人的潛水裝備，以應不時之需。

其時相當哄動，「我們香港人值得自豪也。」

報紙飄浮七千浬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南非近伊利莎伯港的加咸斯頓寶樹文河畔，發現一個海上飄流的浮瓶，內裏藏有六一年八月六日的香港報紙，報上還寫着一個美國人的姓名和地址。

由香港去伊利莎伯港，須經印度洋，約為七千浬，那個浮瓶由香港投下海去，隨波逐流，要四個月多才抵彼岸，雖然不算得甚麼奇跡，至少可以列入世界趣聞一類吧。

發現瓶子之人是加咸斯頓居民卓治先生，他偶然在該處瀏覽，見巨浪捲來一個浮瓶，拾起來看，見一張華文報紙，當地華僑告訴他是六一年八月六日香港出版的某報。報上另有用鉛筆寫的英文：「彼得．加利奧，美國洛杉磯積臣道六百三十號。」照此推測，那瓶子主人就是彼得吧，然則瓶內藏香港出版的報紙，大概是表示出發地點，用報紙的出版日期來證明投下日期。

此事一直未有公開，隔了半年，終於被南非記者阿

DIARY
Mystery of a bottle on the beach
DID IT FLOAT HALF-WAY ROUND THE WORLD?
Evening Post
by Adam Brand
本報特稿
神秘的瓶子旅行七千浬
環繞半個地球
一張成報由香港飄流到南非
本報記者 牛車水

南非報章當新聞刊登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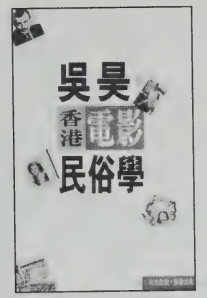
當・布倫特聽聞，就在六二年六月五日伊利莎伯港的報章*EVENING POST* 特寫專欄「記者日記」裏發表，並試圖與那位放浮瓶的美國人聯絡，阿當有此推測：

「這個瓶沖至沙灘的日期，距離這張華文報紙出版的日期，相差不過數月，據猜度，世界各地的科學家，為試驗海洋潮水流動的速度與及方向，投擲瓶子於海中，而研究瓶子在何處着陸。其中有些瓶子，在很短的時間內，在海洋中漂流數千浬……」

沒錯，言下之意是說，香港這浮瓶在四個月間，能夠飄流七千浬，環繞了半個地球，去到南非洲，「旅行」的速度很快，總算含有神秘性也。

補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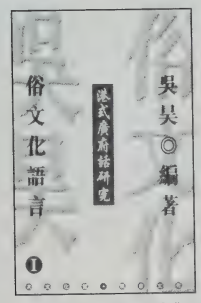
吳昊◎作品



《香港電影民俗學》

《亂世電影研究》

《香港電視史話》①



《港式廣府話研究》

《孤城記》

《香江騎呢錄》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香港電影民俗學》 ___ 本（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亂世電影研究》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香港電視史話》①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港式廣府話研究》 ___ 本（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孤城記》 ___ 本（每本港幣 70 元）（連郵費）
《香江騎呢錄》 ___ 本（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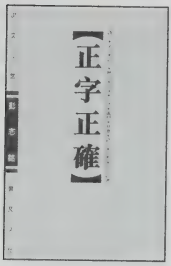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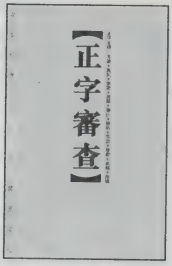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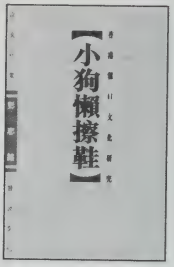
彭志銘◎作品



《正字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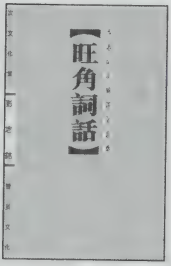


《正字審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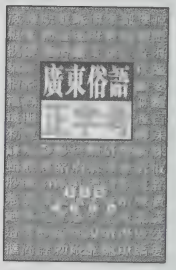


《小狗懶擦鞋》

《香港潮語話齋》



《旺角詞話》



《廣東俗語正字考》

香港語言研究專書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正字正確》 ___ 本（每本港幣 40 元）（連郵費）
《正字審查》 ___ 本（每本港幣 44 元）（連郵費）
《小狗懶擦鞋》 ___ 本（每本港幣 44 元）（連郵費）
《香港潮語話齋》 ___ 本（每本港幣 44 元）（連郵費）
《旺角詞話》 ___ 本（每本港幣 44 元）（連郵費）
《廣東俗語正字考》 ___ 本（每本港幣 44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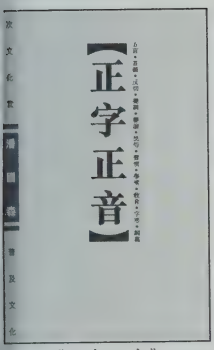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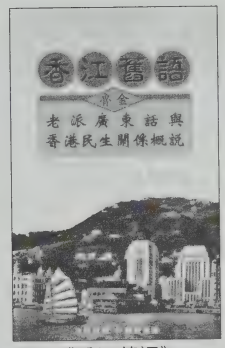
補購

香港正字正音專書



《正字正音》
潘國森◎著

《文字鑑證科》
葉翠華◎著



《香江舊語》
魯金◎著

《港式廣府話研究》①
吳昊◎著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正字正音》 _____本（每本港幣 40 元）（連郵費）
《文字鑑證科》 _____本（每本港幣 44 元）（連郵費）
《香江舊語》 _____本（每本港幣 64 元）（連郵費）
《港式廣府話研究》① _____本（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香江騎呢錄**

購買地點：.....區.....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你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男 □女 婚姻：□已婚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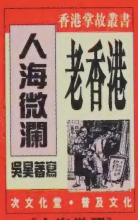
吳昊・作品

《歲月留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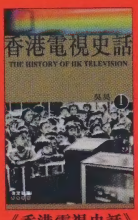
《煙峰迷異》

《太平山下》

《天堂春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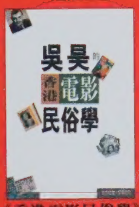


《人海微瀾》



《香港電視史話》

《港式廣府話研究》



《香港電影民俗學》

《孤城記》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抽屜裏的歷史

- 百幾名歹徒出動械劫香港銀號，簡直聳人聽聞！
- 香港曾經有個「天體會」，創辦人是誰？那時的「裸運」發展過程怎樣？
- 香港開埠竟有犯人在法庭借牙痛逃遁無蹤，信不信由你。
- 堂堂男子漢假扮女裝，還能嫁老公，史無前例，轟動全港。
- 香港滿是傳奇，「艇娘安妮」、「海員之母瑪麗黃」，還記得她們的故事嗎？
- 一封信，投遞十二年才到達目的地，究竟是怎麼回事？

呢度曾經發生過咁嘅事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SCB 510 $60
ISBN :978- 962-992-223-8
Printed in Hong Kong

ISBN:978-962-992-223-8
9 789629 922238 60
www.subculture.com.hk